

福嚴推廣教育班第 35 期

《如來藏之研究》

〈第五章 如來藏說之初期聖典〉
(pp. 115-146)

釋長慈 (2018/4/14)

第一節 初期聖典與弘傳者的風格 (pp. 115-124)

一、如來藏說的初期聖典

(一) 如來藏說為後期大乘(經)的主流

如來藏 (tathāgata-garbha) 說，西元 3 世紀中，從大乘佛教界傳布出來。從眾生自己身心中，點出本有如來藏性，而得一切眾生成佛的結論。教說通俗而又切要，成為後期大乘(經)的主流。如來藏是如來 (tathāgata) 在胎藏¹ (garbha) 中，也就是眾生(因)位的如來。從「如來常住不變」的思想，而理解出眾生本有如來體性。

(二) 如來藏說初期主要七部經典

1、各經譯者、譯本、卷數

代表這一法門的初期經典，在第一章敘列的經典中，²主要的有七部：

(1) 《大方等如來藏經》：現存晉、唐二版本

一、《大方等(廣)如來藏經》，現存晉佛陀跋陀羅 (Buddhabhadra)，唐不空 (Amoghavajra) 所譯的二本。³

(2) 《大般泥洹經》：現存晉、北涼二版本

二、晉法顯所譯的《大般泥洹經》六卷，與北涼曇無讖 (Dharmarakṣa) 所譯的《大般涅槃經》(初分) 前四品、十卷相當。⁴

¹ 參考印順導師，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. 210：

如何是如來之藏？藏，是胎藏的藏。約依止義說，藏是依止義，如胎藏為所依止處。如來——一切平等法性，遍一切處，一切眾生不離此如來性，不出法性外；如法性為眾生的所依止處，即如來藏。所以有處說：「一切眾生是如來藏」。約隱覆義說：法性是本來清淨的，但無始以來，為煩惱垢所隱覆，不能顯現。如嬰兒在胎藏中一樣。如來平等法性，為煩惱所覆障，所以名如來藏。約攝持義說，如來，即契證如法性而來的，具有十力四無所畏三不護十八不共法等無邊功德。但這些如來功德，不是到成佛始生，否則就成為無常了。

²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第 1 章，第 2 節，pp. 4-7。【附錄一】

³ 參見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156：

《大方等如來藏經》，現存晉佛陀跋陀羅與唐不空所譯的二本。這部經，受到了《華嚴經》思想的啟發。《華嚴經》初說毘盧遮那佛的華藏莊嚴世界海；世界與佛，都住在蓮華上。華藏是蓮華胎藏：蓮華從含苞到開花，蓮實在花內，如胎藏一樣；等到華瓣脫落，蓮臺上的如來(蓮蓬上的蓮子)，就完全呈現出來。《如來藏經》就是以蓮華萎落，蓮臺上有佛為緣起，以種種譬喻說明如來藏的。

⁴ (1) 參見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155：

北涼曇無讖所譯的《大般涅槃經》，《方等大集經》，《大雲經》，都是大部的。《大般涅槃經》，曇無讖初譯的，僅十卷，與晉法顯在華氏城所得的《方等大般泥洹經》同本。後

A、同譯本《大般涅槃經》的續譯與原始部分

《大般涅槃經》本來也只是這一部分，後來曇無讖到西域去搜集，才續譯成四十卷⁵。《大般涅槃經》「初分」，是經的原始部分。

B、《大般涅槃經》西元五世紀初流行於華氏城一帶

這一部分，法顯與智猛，都是在華氏城（Pāṭaliputra）大乘寺中得來的，曇無讖也是中天竺人，可見當時（西元5世紀初）華氏城一帶，這部經是相當流行的。

(3)《大雲經》：北涼譯出

三、《大雲經》——(p. 116)《大方等無想經》，現存殘本七卷，也是曇無讖譯的。⁶

(4)(5)(6)《大法鼓經》、《央掘魔羅經》、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：宋代譯出

四、《大法鼓經》二卷；⁷

三十卷，是曇無讖再到西域，在於闐求得而續譯的。初十卷，以佛入涅槃為緣起，說大般涅槃常樂我淨。經上說：世間所說的「我」，不免誤解，所以佛說無我；其實，我是有的，因我而說到了如來藏。後三十卷，是經過般若學系的會通修正。

(2) 參見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286：

《大般涅槃經》，中天竺的曇無讖，北涼玄始十年（西元421）初譯。起初只是「前分十二卷」，後又回西域去尋訪，在於闐得到經本，共譯成四十卷。前分十二卷，與法顯、智猛所得的《泥洹經》同本；法顯與智猛，都是在（中天竺）華氏城老婆羅門家得來的。「前分十二卷」，是現行的前十卷五品。這部分，從如來常住大般涅槃，說到眾生本有如來藏我：「我者，即是如來藏義；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即是我義」。與《不增不減經》，《央掘魔羅經》等所說主題，完全相同。富有神我色彩的如來藏我，與佛法傳統不合，所以佛教界，如瑜伽學者等，都起來給以解說，也就是淡化眾生有我的色彩。《大般涅槃經》的後三十卷，思想與「前分」不同。如來藏說起於南印度；《大般涅槃經》傳入中印度，也還只是前分十卷。流傳到北方，後續三十卷，是從于闐得來的，這可能是北印、西域的佛弟子，為了解說他、修正他而集出來的。

⁵ 《出三藏記集》卷14（大正55，103b5-7）：

讖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，還國尋求，值其母亡，遂留歲餘。後於于闐更得經本，復還姑臧譯之，續為三十六卷焉。

⁶ (1) 參見印順導師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 5：

《大雲經》，或名《無想經》，曇無讖所譯。現存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六卷，分三十七健度。別有《大雲無想經卷九》，一卷。《大雲經》中，說到了「常樂我淨」與「佛性」。

(2) 參見印順導師，《永光集》，pp. 99-100：

《大方等無想經》，曇無讖譯，《智論》數數引到。經中已說到「佛性」、「常樂我淨」，而有如來藏思想。如果《智論》是龍樹所造，有可能會引用到這部真常思想的經典嗎？可能的。初期的如來藏說，依其經文所說，可證明是興起於南印度，而與一切世間樂見比丘有關。這一點，《大法鼓經》與《大雲經》（即《大方等無想經》）所說大同。這位弘傳真常法門的比丘，生於南印之娑多婆訶那——案達羅王朝時代。案達羅王朝亡於西元236年頃，所以這位持法比丘，不能遲於西元2世紀末，而經典的集成，則可能在西元3世紀間。

⁷ 參見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156：

《大法鼓經》宋求那跋陀羅譯。《大法鼓經》與《法華經》有關：《法華經》初說「會三歸一」，二乘同得佛智慧——一乘；說實相與《般若經》相近。但「開跡顯本」，涅槃了的多寶佛塔涌現在空中；釋尊自說「我成佛以來甚大久遠，壽命無量阿僧祇劫，常住不滅」；三變淨土；十方受化菩薩來集，意味著如來常住。『法鼓經』提到了《法華經》的「化城喻」、「窮子喻」；

五、《央掘魔羅經》四卷；⁸

六、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二卷；⁹這三部，都是宋元嘉年間，求那跋陀羅（Guṇabhadra）所譯的。

（7）《不增不減經》元魏譯出

七、《不增不減經》一卷，元魏菩提流支（Bodhiruci）譯。

2、各經說法的因緣，說明的內容，傳出的先後，多少不同

上面所列幾部經，足以代表早期的如來藏說，雖然法門是相通的，而說法的因緣，說明的內容，傳出的先後，也有多少不同。¹⁰

（1）《如來藏經》：一切眾生有如來藏

如《如來藏經》：以「華藏」為緣起，受到了《華嚴經》¹¹的影響，¹²專用譬喻來說明，在煩惱覆藏中，一切眾生有如來藏¹³。依晉譯本，佛性（buddha-dhātu）、佛

《大般涅槃經》比喻佛性的五味——乳……醍醐喻；說如來藏與一乘。

⁸ 參見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p. 156–157：

《央掘魔羅經》，也是求那跋陀羅譯的。《雜阿含經》中，央掘魔羅——鴛瞿利摩羅執劍追殺釋尊，怎麼也追不上，於是口呼「住！住！」！釋尊對他說：「我常住耳，汝自不住」。在大乘如來常住思想中，也就以此為緣起，宣說如來常住的如來藏法門。《大般涅槃經》，《大法鼓經》，《央掘魔羅經》，《大雲經》，都說到正法欲滅時，法在南方。

⁹ 參見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157：「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，也是求那跋陀羅初譯的。勝鬘出嫁到阿踰陀，說一乘、如來藏法門。阿踰陀為笈多王朝的文化發達地區，無著傳出《瑜伽師地論》，就在此地。《勝鬘經》分十四章，說到如來藏與生滅識的關係。」

¹⁰ 參見【附錄二】

¹¹ 參見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p. 159–160：

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32，〈寶王如來性起品〉（大正9，623c–624a）說：「譬如有一經卷，如一三千大千世界，大千世界一切所有無不記錄。……彼三千大千世界等經卷，在一微塵內；一切微塵亦復如是」「佛子！如來智慧，無相智慧，無礙智慧，具足在於眾生身中，但愚癡眾生顛倒想覆，不知不見，不生信心。……永離妄想顛倒垢縛，具見如來智慧在其身內，與佛無異」。微塵內有大千世界經卷的比喻，表示眾生本有佛智慧——無上菩提，只是妄想顛倒而不能自覺。如離卻妄想顛倒，就知道如來的圓滿智慧，自己是本來具足的。這段經文，一般引用來解說如來藏。但經文只說佛智慧本來具足，通於《般若經》、《法華》等大乘經義，還不是顯有特色的如來藏說。

¹² 參見印順導師，《華雨集》第三冊，p. 170：

《如來藏經》以《華嚴經》的華藏，蓮華萎落而見佛為緣起，說一切眾生有如來藏，如《大方等如來藏經》（大正16，457b–c）說：「一切眾生貪欲、恚、癡諸煩惱中，有如來智，如來眼，如來身，結跏趺坐，儼然不動。……有如來藏常無染污，德相備足，如我無異」。如來藏，不只是在「心中」，而是在「身內」；不只是如來智慧，而又是如「如來身，結跏趺坐。……（三十二）德相備足」。《如來藏經》所說，是更具體的；佛那樣的智慧、色相，一切眾生是本來具足的。所以眾生有佛的德性，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。與如來藏有關的經典，都傾向於佛性或如來性，一乘的說明。拙作《如來藏之研究》二、四、五章，已有較詳細的說明，這裏不再多說。

¹³ 《大方廣如來藏經》卷1（大正16，461c3–7）：「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以佛自己智慧光明，眼見一切有情……為於煩惱之所凌沒，於胎藏中有俱胝百千諸佛，悉皆如我。」

藏 (buddha-garbha)、如來性 (tathāgata-dhātu)，都是如來藏的異名。

(2)《大般涅槃經》：如來常住大般涅槃，一切眾生有佛性，佛性就是如來藏我

《大般涅槃經》(初分)：以如來 (tathāgata) 的入涅槃 (parinirvāṇa) 為緣起，說如來常住大般涅槃，不同於二乘所見的入滅。

如來常住，所以一切眾生有佛性，如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7 (大正 12, 407b9-10) 說：「我者，即是如來藏義；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即是我義」。《大般涅槃經》說一切眾生有佛性，佛性就是如來藏我 (ātman)，對我有著力的說明¹⁴。經上又說：

「我者即是佛義，常者是法身義，樂者是涅槃義，淨者是法義」¹⁵；

「我者名為如來，……常者如來法身，……樂者即是涅槃，……淨者諸佛菩薩所有正法」¹⁶。

大般涅槃的四德，依如來、法身 (dharma-kāya)、涅槃、正法 (saddharma) 而安立，都是異名而同實的。

(3)《大雲經》：一切眾生皆有佛性

《大雲經》——《大方等無想經》：經上簡略的說到：

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其性無盡。……令諸眾生明 (p. 117) 見佛性，得見如來常樂我淨」¹⁷。

¹⁴ 參考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286：

《大般涅槃經》，中天竺的曇無讖 (Dharmarakṣa)，北涼玄始十年 (西元 421) 初譯。起初只是「前分十二卷」，後又回西域去尋訪，在於闐得到經本，共譯成四十卷。前分十二卷，與法顯、智猛所得的《泥洹經》同本；法顯與智猛，都是在 (中天竺) 華氏城 (Pāṭaliputra) 老婆羅門家得來的。「前分十二卷」，是現行的前十卷五品。這部分，從如來常住大般涅槃，說到眾生本有如來藏我：「我者，即是如來藏義；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即是我義」。與《不增不減經》，《央掘魔羅經》等所說主題，完全相同。富有神我色彩的如來藏我，與佛法傳統不合，所以佛教界，如瑜伽學者等，都起來給以解說，也就是淡化眾生有我的色彩。《大般涅槃經》的後三十卷，思想與「前分」不同。如來藏說起於南印度；《大般涅槃經》傳入中印度，也還只是前分十卷。流傳到北方，後續三十卷，是從于闐得來的，這可能是北印、西域的佛弟子，為了解說他、修正他而集出來的。在後續部分中，說「一切眾生悉有佛性」，「佛性即是我」，不再提到如來藏了，這是值得注意的！

¹⁵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 〈1 壽命品〉 (大正 12, 377b21-22)。

¹⁶ (1) [原書 p. 123 註 1]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 (大正 12, 377b21-c12)。

(2)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 〈1 壽命品〉 (大正 12, 377b21-c122)：

我者即是佛義，常者是法身義，樂者是涅槃義，淨者是法義。……我者名為如來，……常者如來法身，……淨者諸佛菩薩所有正法；……。

¹⁷ (1) [原書 p. 123 註 2] 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卷 1 (大正 12, 1082c12-21)。

(2) 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卷 1 〈1 大眾健度〉 (大正 12, 1082c12-21)：

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其性無盡，昔來隱蔽，今欲顯示。……如來今說，則能消滅一切眾生無明大闇，得智慧寶，令諸眾生明見佛性，得見如來常樂我淨。

(4)《央掘魔羅經》：如來藏與眾生界、我界的同一性

《央掘魔羅經》：以央掘魔羅 (Aṅgulimāla) 執劍害佛為緣，受有文殊 (Mañjuśrī) 執劍法門的影響，呵斥諸天、聲聞大弟子、文殊的空行¹⁸。

一再說：「一切眾生有如來藏」¹⁹，「如來常恆不變如來之藏」²⁰。

經上說：「一切眾生界是一界」；「一切眾生界、我界，即是一界」。「界、安隱界、一切眾生第（是？）一界，無垢如來藏」²¹，

¹⁸ (1)《央掘魔羅經》卷2(大正2, 522b10-28)：

爾時，梵王答央掘魔羅言：「汝現殺人一千少一，今猶見汝強梁不息，乃至鷗鷺不敢近。汝此非強梁者，何處更有真強梁耶？此非惡魔者，何處更有真惡魔耶？央掘魔羅！汝莫放逸，所作惡業方便除滅。善哉如來！真為大悲，乃能度此央掘魔羅等兇暴眾生。」

爾時，央掘魔羅謂梵王言：「惡梵蚊蚋汝將何去？汝復當於何處迷轉？不知善惡眾生死墮惡道。譬如有人行至叢林，

夜見樹上有螢火蟲驚怖而還，語城中人言：「彼林被燒。」時有眾人俱往視之，見是螢火知非林燒。今汝惡梵亦復如是，唱言：「我癡。」而自欺誑及欺餘人，汝及餘人後自當知是幻積聚。譬如癡人行至叢林見無憂樹華，謂呼是火，恐怖而歸，還入城中告眾人言：「彼林被燒。」眾人往見知非是火。汝小蚊蚋亦復如是，汝及餘人後自當知善及不善，亦自當知是幻積聚，莫復更出此不實言，汝當默然勿學妄語。」

(2)《央掘魔羅經》卷2(大正2, 525a20-b6)：

爾時，央掘魔羅謂滿願子言：「嗚呼滿願！修蚊蚋行不知說法。哀哉蚊蚋無知默然，不知如來隱覆之說，謂法無我，墮愚癡燈如蛾投火。諸佛如來所不得者，謂過去一切諸佛世尊，於一切眾生所極方便求無如來藏不可得；現在一切諸佛世尊，於一切眾生所極方便求無我性不可得；未來一切諸佛世尊，於一切眾生所極方便求無自性不可得；三世一切聲聞緣覺，於一切眾生所極方便求無如來藏亦不可得。此是如來偈之正義。」

(3)《央掘魔羅經》卷2(大正2, 528a4-17)：

爾時，文殊師利以偈問言：「汝是小蚊蚋，興造[詣]諸惡行，如汝是菩薩，何處更有魔？嗚呼世間人，不能自覺知，不自省己過，但見他人惡。汝央掘魔羅！為作幾許罪？」

爾時，央掘魔羅以偈答言：「嗚呼今世人，二人壞正法，謂說唯極空，或復說有我。如是二種人，傾覆佛正法，嗚呼汝文殊，不知惡非惡。不知菩薩行，蚊蚋師子異，奇哉我能知，無畏諸菩薩。……。」

¹⁹ 《央掘魔羅經》卷4(大正2, 539a21)。

²⁰ 《央掘魔羅經》卷4(大正2, 537c24-25)。

²¹ [原書 p. 123 註3]《央掘魔羅經》卷4(大正2, 539a21-b24)，又卷3(大正2, 537b18-19)。

(1)《央掘魔羅經》卷4(大正2, 539a21-b24)：

一切眾生有如來藏，為無量煩惱覆，如瓶中燈。……如是阿僧祇大罪積聚，乃至此經日未出時，一切眾生輪迴生死；此經日出，阿僧祇惡大闇積聚一彈指頃，於如來常恆不變如來之藏，……。

(2)《央掘魔羅經》卷4(大正2, 540c2-3)：

文殊師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以一切眾生界是一界故，諸佛離殺生耶？」

(3)《央掘魔羅經》卷4(大正2, 540c26-27)：「一切眾生界、我界，即是一界。」

表示了如來藏與眾生界、我界的同一性。

(5)《大法鼓經》：而眾生界與如來界（性）一致

《大法鼓經》：以波斯匿王（Prasenajit）的擊鼓見佛為緣起²²，可說是《法華經》的如來藏化。從「眾生和合施設」說起，說到眾生（sattva）的不增不減。不減，所以

「眾生般涅槃者，為有盡耶？為無盡耶？佛告迦葉：眾生無有盡」；

「般涅槃者，悉皆常住」²³。

又說：「佛性無量相好莊嚴照明」；「如來之性，淨如滿月」；「彼眾生界無邊淨明」；「一切眾生有如來藏，一性、一乘」²⁴。

眾生是和合施設的，而眾生界（sattva-dhātu）與如來界（性）一致，富有犢子部（Vātsīputrīya）所說，我假施設而有不可說我的意味。

(6)《勝鬘經》：以「自性清淨心而有染污」，明確的到達空如來藏、不空如來藏安立

《勝鬘經》：受到了《法華經》的影響，說「正法」，二乘涅槃的不真實，闡明一乘²⁵而說到如來藏²⁶。如《經》（大正 12，220c21–23、221c11、222b22–23）說：

(4)《央掘魔羅經》卷 3（大正 2，537b18–19）：

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，讚歎界、安隱界、一切眾生第一界，無垢如來藏。
²²《大法鼓經》卷 1（大正 9，290b15–c15）。

²³ (1)〔原書 p. 123 註 4〕《大法鼓經》卷上（大正 9，239a、大正 9，294c14–20）。

(2)《大法鼓經》卷 1（大正 9，294c14–20）：

迦葉白佛言：「眾生般涅槃者，為有盡耶？為無盡耶？」佛告迦葉：「眾生無有盡也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眾生不盡？」佛告迦葉：「若眾生盡者，應有損減，此修多羅則為無義。是故，迦葉！諸佛世尊般涅槃者，悉皆常住。以是義故，諸佛世尊般涅槃者，然不磨滅。」

²⁴ (1)〔原書 p. 123 註 5〕《大法鼓經》卷下（大正 9，297b1–22）。

(2)《大法鼓經》卷 2（大正 9，297b1–22）：

「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無量相好莊嚴照明，以彼性故，一切眾生得般涅槃。……諸煩惱藏覆如來性，性不明淨。若離一切煩惱雲覆，如來之性淨如滿月。……當知一切眾生，皆亦如是，彼眾生界無邊明淨。」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一切眾生有如來藏，一性、一乘者，如來何故說有三乘：聲聞乘、緣覺乘、佛乘？……」

²⁵ 參見印順導師，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，pp. 57–58：

一乘與大乘，有些人覺得不同，其實是一樣的。如《法華經》及《勝鬘經》，都說一乘法，有時也就稱為大乘。不過，大乘一名，多用在與二乘相對處；而一乘，多用在一切都要成佛的說明上。同樣的情形，如著重因位，就稱為菩薩乘；如著重果德，就名為佛乘。這只是隨義而立名不同，在修學佛道的全體歷程上，都先後貫攝而沒有勝劣的差別。

²⁶ 參考印順導師，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. 36：

在這裡可以附帶說明的，是（因圓果滿的）如來有色相呢，還是無色相的？這在中國古代，大有爭論。有人說：佛是無色的。有人說：佛是有色的。研究真常妙有的大乘經根本義，是宣說如來有色的。這是針對二乘而來，小乘如說一切有部等，說佛入無餘涅槃，即灰身泯智，不可談有色有心。如上座部等，說佛入無餘依涅槃，色是沒有了，但能斷煩惱的淨智，是有的。這即是有心而沒有物質的。與大乘近似的大眾部說：「如來色身實無邊際，……」

「得一乘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即是涅槃界；涅槃界者，即是如來法身」。

「如來法身不離煩惱藏，名如來藏」。(p. 118)

「如來藏者，是法界藏，法身藏，出世間上上藏，自性清淨藏」。

《勝鬘經》說到了心識與如來藏的關係。說到「自性清淨心而有染污」，更明確的到達空如來藏 (śūnya-tathāgata-garbha)、不空如來藏 (aśūnya-tathāgata-garbha) 的安立²⁷。

(7)《不增不減經》：如來藏為依、為持，而有世間生死，及涅槃真實法

A、從眾生的不增不減，說「一界」的甚深

《不增不減經》：從眾生的不增不減，說「一界」的甚深。《經》上(大正 16, 467a17-19) 說：

「甚深義者，即是第一義諦；第一義諦者，即是眾生界；眾生界者，即是如來藏；如來藏者，即是法身」。

第一義諦 (paramārtha-satya)、眾生界、如來藏、法身，四者是異名而同一實質的。

B、依眾生界說如來藏三義

依眾生界說如來藏三義，如《經》(大正 16, 467b20-24) 說：

「眾生界中示三種法，皆真實如不異不差。何謂三法？一者，如來藏本際相應體及清淨法；二者，如來藏本際不相應體及煩惱纏不清淨法；三者，如來藏未來際平等恆及有法」。

如來壽量亦無邊際；「佛遍在」；所以，入無餘依涅槃（也可說不入涅槃的），不但有智，也還有色。大眾部等，和《法華》、《勝鬘》等經的思想極近。

²⁷ [原書 p. 123 註 6] 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(大正 12, 222b-c、221c)。

(1) 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卷 1 (大正 12, 222b22-c7)：

「世尊！如來藏者，是法界藏、法身藏、出世間上上藏、自性清淨藏。此性清淨如來藏，而容塵煩惱、上煩惱所染，不思議如來境界。何以故？剎那善心非煩惱所染；剎那不善心亦非煩惱所染。煩惱不觸心，心不觸煩惱，云何不觸法，而能得染心？世尊！然有煩惱，有煩惱染心，自性清淨心而有染者，難可了知。唯佛世尊！實眼實智，為法根本、為通達法、為正法依，如實知見。」

勝鬘夫人說是難解之法問於佛時，佛即隨喜：「如是如是！自性清淨心而有染污，難可了知。有二法難可了知，謂自性清淨心難可了知，彼心為煩惱所染亦難了知。如此二法，汝及成就大法菩薩摩訶薩乃能聽受，諸餘聲聞，唯信佛語。」

(2) 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卷 1 (大正 12, 221c16-23)：

世尊！有二種如來藏空智。世尊！空如來藏，若離、若脫、若異一切煩惱藏。世尊！不空如來藏，過於恒沙不離、不脫、不異、不思議佛法。世尊！此二空智，諸大聲聞能信如來。一切阿羅漢、辟支佛空智，於四不顛倒境界轉。是故一切阿羅漢、辟支佛，本所不見、本所不得。一切苦滅，唯佛得證，壞一切煩惱藏，修一切滅苦道。

眾生界所示的三法，第一是如來藏不空義，第二是如來藏空義，第三約如來藏的平等、恆、有法，也就是普遍、永恆、真實有²⁸。經上解釋說：

「如來藏未來際平等恆及有法者，即是一切諸法根本，備一切法，具一切法，於世法中不離不脫真實一切法，住持一切法，攝一切法。舍利弗！我依此不生不滅、常恆清涼、不變歸依，不可思議清淨法界，說名眾生」²⁹。

「一切法根本，……住持一切法，攝一切法」，就是如來藏為依、為持，而有世間生死，及涅槃真實法。

如來藏 (p. 119) 為依而有一切法，與《勝鬘經》所說的相合³⁰。

(8) 小結

《央掘魔羅經》、《勝鬘經》、《不增不減經》，都說到了心自性清淨 (citta-prakṛti-prabhāsvaratā)³¹。特別是《勝鬘經》與《不增不減經》，文義精簡而

²⁸ (1)《佛說不增不減經》卷1 (大正16, 467b25-c14)：

舍利弗當知，如來藏本際相應體及清淨法者，此法如實不虛妄，不離不脫智慧清淨，真如法界不思議法，無始本際來，有此清淨相應法體。舍利弗，我依此清淨真如法界，為眾生故，說為不可思議法自性清淨心。

舍利弗當知，如來藏本際不相應體及煩惱纏不清淨法者，此本際來離脫不相應煩惱所纏不清淨法，唯有如來菩提智之所能斷。舍利弗！我依此煩惱所纏不相應不思議法界，為眾生故，說為客塵煩惱所染自性清淨心不可思議法。

舍利弗當知，如來藏未來際平等恆及有法者，即是一切諸法根本，備一切法、具一切法，於世法中不離不脫真實一切法，住持一切法、攝一切法。舍利弗！我依此不生不滅常恆清涼不變歸依不可思議清淨法界，說名眾生。所以者何？言眾生者，即是不生不滅常恆清涼不變，歸依不可思議清淨法界等異名，以是義故，我依彼法說名眾生。

(2) 參考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 174：

一切法依如來藏：有與如來藏不相應的煩惱等有為法，所以有生死流轉。有與如來藏相應的清淨法，所以能得涅槃。生死與涅槃，都依真常不變的如來藏而成立。特別是，如來藏有相應的不思議佛法，所以眾生雖不覺不知，由於內在具有真實功德，能生起厭生死苦報，求究竟涅槃的動機。依真常不變的實有法為所依，能成立一切法，所以我稱之為「真常（為依的）唯心論」。

²⁹ [原書 p. 123 註 7]《不增不減經》(大正16, 467c7-14)。

³⁰ 參考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p. 173-174：

《不增不減經》，繼《勝鬘經》而作進一步的說明。本際相應的，是不空如來藏。本際不相應的，是空如來藏。未來際平等恆及有法，正明如來藏體，為一切法根本（依止）。「備一切法，具一切法」；「住持一切法，攝一切法」，表示如來藏是一切的根本依，一切法依如來藏而能成立，如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(大正12, 222b5-19)說：「生死者，依如來藏；……有如來藏故說生死，是名善說。……非如來藏有生有死，如來藏離有為相，如來藏常住不變，是故如來藏是依、是持、是建立。世尊！不離、不斷、不脫，不異不思議佛法。世尊！斷、脫、異外有為法，依、持、建立者，是如來藏。世尊！若無如來藏者，不得厭苦樂求涅槃」。「是依、是持、是建立」，是「能作因」五因中的依 (niśraya)、持 (upastambha)、立 (sthāna)——三因，也就是《不增不減經》說的「住持」。

³¹ 參考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第三冊，pp. 174-175：

《如來藏經》等傳出的如來藏說，與心性本淨——自性清淨心 (prakṛti-prabhāsvara-citta) 說合流了，如《央掘魔羅經》說：「若自性清淨意，是如來藏，勝一切法一切法是如來藏所作」(大正2, 540a3-5)。《不增不減經》說：「如來藏本際相應體及清淨法，……我依此清

富有條理，近於論典，在如來藏經部中，為成熟而傳出遲一些的要典³²。

二、如來藏弘傳者的風格

(一) 弘傳者：一切世間樂見比丘

1、初期的如來藏說興於南印度，與一切世間樂見比丘有關

初期的如來藏說，依經文所說，可證明是興起於南印度的。在傳說中，與一切世間樂見（Sarvalokananda-darśana）比丘³³有關，

2、經證

(1)《大法鼓經》：一切世間樂見比丘

淨真如法界，為眾生故，說為不可思議法自性清淨心」（大正 16，467b25-29）。《勝鬘經》說：「如來藏者，是……自性清淨藏。此自性清淨如來藏，而客塵煩惱、上煩惱所染。……自性清淨心而有染者，難可了知」（大正 12，222b22-29）。這樣，「自性清淨如來藏」，與「自性清淨心」，是一體的異名。這二者，本來是有共同性的：眾生心性本（光）淨，而客塵煩惱所染；如來藏也是自性清淨，而客塵煩惱、上煩惱所染（或說「貪瞋癡所覆」，「在陰界入中」）。同樣是自體清淨，為外鑠的客塵所染，所以二者的統一，是合理而當然的。

³² 參考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p. 166-167：

然明確表示如來藏（tathāgata-garbhā）特色的，是《如來藏經》，《大般涅槃經》「前分」，《大法鼓經》，《央掘魔羅經》，《勝鬘經》，《不增不減經》等。這幾部如來藏教典，傳出應該有先後的。《如來藏經》等，多說譬喻，而《勝鬘經》與《不增不減經》，卻是義理明晰，有「論經」的特色。如來藏說，著重於如來的大般涅槃（mahā-parinirvāṇa）、常樂我淨，從如來常住說到一切眾生有如來藏，《大般涅槃經》「前分十卷」，就是這樣。《勝鬘經》與《不增不減經》，進而說到如來藏（或「界」）為依，成立一切法——生死與涅槃，眾生與（佛）法身（dharma-kāya）。以真實常住的如來（界）藏為依止，與以虛妄生滅的阿賴耶識（ālayavijñāna）為依止，恰好對立。阿賴耶識為依止，是從意識探究到深細處而成立的，如《瑜伽師地論》「意地」說：「心，謂一切種子所隨依止性，所隨依附依止性，體能執受，自體所攝阿賴耶識」。然後說到死與生；說到「此一切種子識，若般涅槃法者，一切種子皆悉具足，不般涅槃法者，便闕三種菩提種子。隨所生處自體之中，餘體種子皆悉隨逐」。生死雜染與清淨涅槃，佛法本是依緣起（pratīyasamutpāda）以成立一切的，《瑜伽論》也還是依緣起的。彰顯眾生本有如來功德的如來藏說，遲一些傳出的《勝鬘經》等，也說依住，可能受到早期《瑜伽》學的影響。本來，專重甚深的契證，專重果德的仰信，在佛法體系中，是不夠完滿的！

³³ 參考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〈從一切世間樂見比丘說到真常論〉，pp. 271-272：

「一切世間樂見」，是好多種大乘經所懸記的人物。從性空大乘而移入真常大乘的過程中，一切世間樂見是一位極關重要的大師。到這個時候，真常大乘才顯著的流行。說到一切世間樂見的，有《大雲經》、《大法鼓經》、《金光明最勝王經》；暗示得非常明白的，還有《央掘魔羅經》。這四部經，都是典型的真常論。先以《大雲經》來說：《大雲經》卷 4，有「梨車童子，名曰一切眾生樂見」的，為善德婆羅門說如來的舍利不可得。因此，佛敘述他的往因，是寶聚城中的大精進王。次說到「正法垂滅餘四十年」，佛法衰亂得不像樣子的時候，有一位「持戒清淨，少欲知足，如大迦葉」的比丘出來，「講宣大乘方等經典，拯拔興起垂滅之法」；這就是一切世間樂見比丘——一切世間樂見童子的後身。他的生地，是「南天竺有小國土，名須賴吒，其土有河名善方便，其河有林名曰華鬘，華鬘村中有一童子，即是一切世間樂見」。他弘法的地方，經上說是：「南天竺有大國王，名娑多婆呵那」，作他的護法。當時，雖有信受他的，但反對他的也不少。他們說：「世間樂見比丘，實非比丘作比丘像，……自說所造名大雲經，……自為眾生更制禁戒」。結果，他在眾人毀謗聲中，「諸惡比丘尋共加害是持法比丘」；他是以身殉道了！

如《大法鼓經》³⁴說：

「有離車童子，名一切世間樂見，作轉輪聖王。……佛記此童子，當來有佛名釋迦牟尼，世界名忍，汝童子名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。佛涅槃後，正法欲滅，餘八十年，作比丘，持佛名，宣揚此經，不顧身命。百年壽終，生安樂國，得大神力，住第八地」。

「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，於正法欲滅餘八十年，……當廣宣唱大法鼓經。……此童子聞此經已，……為凡夫身，住於七地。正法欲滅餘八十年，在於南方文荼羅國，大波利村，善方便河邊，迦耶梨姓中生，當作比丘，持我名」。

依經文說，釋尊時代的離車（Licchavi）族³⁵的一切世間樂見童子，就是未來一切世間樂見比丘的前生。樂見比丘生在印度南方，不顧身命的宣揚這一法門。

(2)《大雲經》：梨車童子

《大雲經》——《大方等無想經》，也大同小異的說到：梨車童子一切世間樂見，宣說舍利不可得³⁶。

A、梨車童子正法將滅時，出家護持佛法

他是大精進龍王的後身；在釋迦佛的正法將滅時，出家護持佛法³⁷。一切世間樂見比丘，生在南天竺的須賴吒國，善方便河邊（p. 120），華鬘村中³⁸。「其年二十，出家修道，多有徒眾。……為護正法，不惜身命」。那時是「法垂欲滅餘四十年」，娑多婆訶那（Śātavāhana）的時代³⁹。

³⁴ [原書 p. 123 註 8]《大法鼓經》卷上（大正 9，294a29-c5）。

又卷下（大正 9，298c22-299a18）。

³⁵ 參考印順導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p. 61：

到毘舍離城。城中的豪族，叫離車，異譯作「利昌」等，奘譯作栗咕婆。

³⁶ (1) [原書 p. 123 註 9]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卷 4（大正 12，1096c7-1097a27）。

(2)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卷 4〈36 如來涅槃健度〉（大正 12，1096c7-1097a27）：

是時，眾中有梨車童子，名曰一切眾生樂見……爾時，梨車即說偈言：「……假使小鳥雀，[口+隹]（嘴）銜大香山，移置於他處，舍利乃可得。」

³⁷ (1) [原書 p. 123 註 10]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卷 4（大正 12，1097b-1098a）。

(2)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卷 4〈36 如來涅槃健度〉（大正 12，1097b19-c11）：

時，彼城中有王，名曰大精進龍王，……而復讚嘆，即發願言：「未來當有釋迦如來興出於世，以大方便示法滅時，我當於中出家修道，受持淨戒，具大勢力。見有破戒、行惡比丘，我當驅擯，至於邊方無佛法處。為正法故，不惜身命。」

³⁸ 參考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273：

《法鼓經》與《大雲經》的差別，是很小的。所說的文荼羅國，即《西域記》中的秣羅矩吒，也就是現在印度的馬德拉。《大雲經》說是須賴吒人，那是現在孟買北面的蘇拉特。這一傳說的差別，可能與這兩部經的流行地有關。

³⁹ (1) [原書 p. 124 註 11]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卷 5（大正 12，1099c22-1100b6）。

(2)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卷 5〈37 增長健度〉（大正 12，1099c22-1100b6）：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我涅槃後千二百年，南天竺地有大國王，名娑多婆訶那。法垂欲滅，

B、此持法比丘受當時一般比丘反對

這位持法比丘，受到當時一般比丘的反對，如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卷5（大正12，1100b19-c27）說：

「咄哉！咄哉！如是眾生樂見比丘，實非比丘作比丘像，遠離諸佛所說經典，自說所造名大雲經；遠離諸佛所制禁戒，自為眾生更制禁戒。……如是邪法，誰當信受！……諸惡比丘尋共害是持法比丘」。

(3)《央掘魔羅經》：雖沒有說到樂見比丘名字，但有其他人名與彼有相合之處

《央掘魔羅經》中，沒有說到一切世間樂見比丘，但央掘魔羅（*Angulimāla*）的幼年名字，叫「一切世間現」⁴⁰；未來成佛時，是

「南方……有國，名一切寶莊嚴，佛名一切世間樂見上大精進」⁴¹。

「一切世間現」與「眾生樂見」，與「一切世間樂見（童子或比丘）」，是不能說無關的。佛名「上大精進」，也與《大雲經》所說，一切世間樂見童子的前身，是「大精進（龍）王」相合⁴²。

(4) 小結

A、推論初期如來藏經典集成，在西元3世紀間

這位傳說中的比丘——一切世間樂見，就是弘揚這一法門的比丘；生於南方，娑多婆訶那——案達羅（*Andhra*）王朝時代⁴³。案達羅王朝亡於西元236年頃，所

餘四十年，是人爾時當於中出，講宣大乘方等經典，拯拔興起垂滅之法……是南天竺，有小國土，名須賴吒，其土有河，名善方便，其河有村，名曰華鬘。華鬘村中，有婆羅門，產一童子，即是今之一切眾生樂見梨車，後時復名眾生樂見，……其年二十，出家修道，多有徒眾。……不可思議，已於過去，同然燈佛發大誓願：「未來之世，釋迦如來法垂欲滅，我當於中，出家修道，為護正法，不惜身命。」時，王精進龍王者，即今樂見梨車。是樂見梨車，即是未來護法比丘。

⁴⁰ (1) [原書 p. 124 註 12] 《央掘魔羅經》卷1（大正2，512b17-19）。

(2) 《央掘魔羅經》卷1（大正2，512b17-19）：

有一貧窮婆羅門女名跋陀羅，女生一子，名一切世間現，少失其父，厥年十二，色、力、人相具足第一，聰明辯慧微言善說。

⁴¹ (1) [原書 p. 124 註 13] 《央掘魔羅經》卷4（大正2，543a16-19）。

(2) 《央掘魔羅經》卷4（大正2，543a16-19）：

大王！南方去此過六十二恒河沙剎有國，名一切寶莊嚴，佛名一切世間樂見上大精進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在世教化，無有聲聞緣覺之乘，純一大乘無餘乘名。

⁴² 參考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. 273：

《央掘魔羅經》卷一說：央掘魔羅幼名一切世間現。卷4說：「南方有國，名一切寶莊嚴，佛名世間樂見上大精進」；這是預記央掘魔羅的未來事。經雖沒有明文說到一切世間樂見比丘，但央掘魔羅的幼名與佛名，同名「世間樂見」，似乎不能無因。何況所表顯的法門，都是呵空而大讚真常呢！

⁴³ 案達羅：梵名 *Andhra*。又作案陀羅王朝。於阿育王逝後統領南印度之王朝。自西元前232年至西元225年，歷三十代，凡四百五十年。據傳其乃雅利安族與土著之混血種族。於統

以這位持法比丘，不能遲於西元 2 世紀末。經典的集成，可能在西元 3 世紀間。

B、法門相通的初期如來藏經典未提到一切世間樂見比丘的原因

《大般涅槃經》、《勝鬘經》、《不增不減經》，雖法門相通，但沒有說到這位持法比丘，似乎已從南方而傳宏到中印度，或西北印度了。傳說的一切世間樂見比丘，應該是龍樹（Nāgārjuna）、提婆（Āryadeva）那樣的（p. 121）歷史人物。

3、傳說中一切世間樂見比丘與龍樹相混雜⁴⁴

(1)《大法鼓經》與《楞伽經》所說的一切世間樂見比丘與龍樹背景相似

《大法鼓經》說：一切世間樂見比丘，「百年壽終，生安樂國，得大神通，住第八地」，與傳說的龍樹相似，如《楞伽經》卷 9（大正 16，569a22-27）說：

「如來滅度後，未來當有人，大慧汝諦聽，有人持我法。於南大國中，有大德比丘，名龍樹菩薩，能破有無見，為人說我法，大乘無上法。證得歡喜地，往生安樂國」。

A、地名相近

「南大國中」，據梵文本，是南方的 Vedālī⁴⁵，與《大法鼓經》的「文荼羅」相近。

46

一獨立前即有三十都市、無數村落、十萬步兵、二千騎兵、一萬象隊，武力強大。第一世王為尸摩迦（梵 Simuka），其氏名娑多婆訶（梵 Sātavāhana），亦即王室之稱。西元一世紀末曾受釋迦族中之兩部族之侵略，至 106 年英主喬達彌普特羅悉達卡爾尼王（梵 Gautamīputra、Śātakarni）即位，始振興其國勢。其後，國勢復逐漸衰頹，至西元 225 年終告滅亡。又西元 200 年，案達羅王朝曾特意保護著名之佛教遺蹟阿摩羅婆提大塔（梵 Amarāvātī）之建設，與阿旃多（梵 Ajantā）窟院之初期開掘，又於耶耆那舍利王（梵 G. Yajñaśri）時將黑蜂山之洞窟贈予大乘佛教名宿龍樹（梵 Nāgārjuna），且予以保護。故此王朝之德業對於大乘佛教之興隆實有極大貢獻。據大唐西域記卷十所載，案達羅之都城為瓶耆羅，風俗猛烈，全國伽藍二十餘所，僧徒三千餘人。其西南不遠處有一窰堵波，乃無憂王所建，其地為佛陀說法的遺蹟之一。城西南二十餘里處有一孤山，山嶺上之石塔即昔時陳那造因明論之處。西域記復云，案達羅之東南為馱那羯磔迦國，後者又稱大案達羅國。（請參考佛光電子大藏經：

<http://etext.fgs.org.tw/etext6/search-1-detail.asp?DINDEX=13679&DTITLE=%AE%D7%B9F%C3%B9%A4%FD%B4%C2>)

⁴⁴ 參見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pp. 273-274：

據一分學者傳說，一切世間樂見比丘，就是中觀論的作者——龍樹菩薩。龍樹也是南天竺人，也出於正法欲滅的時代；《楞伽經》說龍樹「往生安樂國」，《大法鼓經》也說世間樂見比丘「生安樂國」；《大雲經》說世間樂見比丘受娑多婆訶那王的護持，《西域記》也說龍樹受娑多婆訶（引正）王的護持。這樣，世間樂見比丘，很像就是龍樹了。但審細的研求起來，世間樂見比丘，到底是另外一人；不過在傳說中有些混雜而已。

⁴⁵ 〔原書 p. 124 註 14〕寺本婉雅《新龍樹傳之研究》p. 33。

⁴⁶ 《大法鼓經》卷 2（大正 9，299 a3-20）：

爾時，世尊告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等菩薩眾言：「摩訶迦葉已能於我滅度之後四十年中護持正法，汝等誰能於我滅後最後護法？」如是三說，無能堪者。

佛告大眾：「汝等勿得起輕劣想。我此眾中多有弟子，於我滅後能護正法、說此經者。賢護等五百菩薩最後一人——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——於我滅後，當擊大法鼓、吹大法蠶、設大法會、建大法幢。」

B、人名不同

漢譯《楞伽經》的龍樹，依梵本及藏文本，是 Nāgāvaya，譯義為「龍呼」、「龍叫」或「龍猛」，與龍樹的梵語不合，應該是龍樹以外另一位大德比丘。

(2)《大雲經》

藏譯本的《大雲經》說：梨車童子，名一切世間樂見。在佛滅後四百年出家，名龍叫 (Nāgāvaya) 比丘，盛大弘通我 (佛) 的教法；也說到得初 (歡喜) 地⁴⁷。

(3)《入中論》月稱引《大雲經》以為是龍樹

月稱 (Candrakīrti) 造的《入中論》(釋)，也引《大雲經》一切有情樂見童子，以龍名比丘，廣大佛的教法⁴⁸。月稱的引文，也以為就是龍樹的。

(4)《印度佛教史》多拉那他所引的「龍叫」其實為如來賢

多拉那他 (Tāranātha)《印度佛教史》說：南方阿闍黎龍叫，真實名字是如來賢 (Tathāgata-bhadra)，與提婆同時，為「唯識中道義」的唱道者⁴⁹。在佛法中，如來藏與唯識 (唯心) 論，確是一脈相通的。

(5) 小結

這位持法比丘——一切世間樂見，可能就是龍叫，而被集入《楞伽經》中。「龍」，傳說中與龍樹相混雜，於是龍樹與一切世間樂見比丘，也被糾纏在一起了。總之，經典所說，雖表現為佛的預記 (p. 122) (預言)，⁵⁰而印度南方的一切世間樂見比丘，與如來藏說的發展，應該有多少事實成分的⁵¹。

爾時童子即放弊魔。時諸大眾語童子言：「汝已授記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告大迦葉言：「今汝迦葉！如守田夫無善方便，不能堪任護持此經。今此童子聞此經已，能善誦讀，現前護持，為人演說，常能示現為凡夫身，住於七地。正法欲滅餘八十年，在於南方文荼羅國大波利村善方便河邊迦耶梨姓中生。當作比丘持我名，如善方便守護田苗，於我慢緩懈怠眾中離俗出家，以四攝法而攝彼眾。得此深經，誦讀通利，令僧清淨，捨先所受本不淨物。」

⁴⁷ [原書 p. 124 註 15] 寺本婉雅《新龍樹傳之研究》p. 64。

⁴⁸ (1) [原書 p. 124 註 16]《入中論》(法尊譯漢藏教理院刊本卷 2.2)。

(2)《入中論善顯密意疏》月稱造論，宗喀巴疏，法尊譯，pp. 43-44：

云何得知龍猛菩薩無倒解釋了義經義耶？答：由教證知。……《大雲經》云：「我滅度後，滿四百年，此童子轉身為苾芻，其名曰龍，廣宏我教法。後於極淨光世界成佛，號智生光。」故此菩薩定能無倒解釋經義。

⁴⁹ [原書 p. 124 註 17] 多拉那他《印度佛教史》p. 139。

⁵⁰ 參見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. 272：

大乘經中預記的弘法大師，如馬鳴、龍樹、無著等，都是實有其人。《大雲經》中的一切世間樂見比丘，也應該確有其人。我們如著重他前身的出於佛世，為佛預記，這對於偉大的聖者，有時反而會引起疑謗。我們如著重於聖典的先後傳出，那就是佛教發達史中的好資料了！世間樂見比丘的時代，地點，有關的人物，與他努力弘揚的法門，以身殉道，都明白如繪；這是難得的，可寶貴的佛教史料。

⁵¹ (1) 參考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p. 273-275：

據一分學者傳說，一切世間樂見比丘，就是中觀論的作者——龍樹菩薩。龍樹也是南

(二) 風格⁵²

1、律身謹嚴

初期如來藏說的倡導者，是律⁵³身謹嚴的，如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卷 5(大正 12, 1099c29–1100a1) 說：「未來持法弟子如迦葉者，成就大慈，具足淨戒」。一切世間樂見比丘，是大迦葉(Mahākāśyapa)那樣的比丘。《大法鼓經》是佛為迦葉說的；《大般涅槃經》，佛為迦葉菩薩說，這都暗示了這一法門持法者的風格。

《大雲經》與《大般涅槃經》，一再說到：正法將滅時，非法比丘的惡行，非常嚴重。持法比丘是戒律的謹嚴者，倡導者，與非法比丘們，形成嚴重的對立。《大般涅槃經》，要國王以武器來守護持戒比丘⁵⁴。

天竺人，也出於正法欲滅的時代；《楞伽經》說龍樹「往生安樂國」，《大法鼓經》也說世間樂見比丘「生安樂國」；《大雲經》說世間樂見比丘受娑多婆訶那王的護持，《西域記》也說龍樹受娑多婆訶(引正)王的護持。這樣，世間樂見比丘，很像就是龍樹了。但審細的研求起來，世間樂見比丘，到底是另外一人；不過在傳說中有些混雜而已。

- 一、龍樹的《大智度論》，已引述到《大雲經》；龍樹是見過《大雲經》的，《大雲經》是先龍樹而成立的。
- 二、龍樹說：「一切大乘經中，般若經最大」，確立於性空了義的見地，與《大雲》、《法鼓》等真常經，「一切空經是有餘說」的思想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能說是一致。
- 三、羅什的龍樹傳，只說龍樹受一國王的護持，未說出名字；玄奘才肯定說是娑多婆訶那王。其實，娑多婆訶那，為安達羅王朝諸王的通稱；安達羅王朝有三百多年歷史，所以護持龍樹的，不一定就是護持世間樂見比丘的。
- 四、《楞伽經》中「往生安樂國」的龍樹，梵語為 Nāgāhvaya (義譯為龍叫，實為弘揚唯識中道的「如來賢」的別名)，與(中觀論主)龍樹梵語的 Nāgārjuna 不同。從龍樹見過《大雲經》來說：世間樂見比丘的時代，真常大乘還不能暢行，受到反對者的迫害。自從龍樹出世，大乘才順利地發揚。真常論者便有意無意間，把世間樂見比丘看作龍樹，而逐漸發展起來！

(2) 參見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pp. 275–276：

世間樂見比丘所弘闡的法門，諸經一致記載：盛行在南方，後又到北方。這像《大雲經》說：「我涅槃後，是經當於南方廣行流布。正法欲滅餘四十年，當至北方。北方有王，名曰安樂」。又如《央掘魔羅經》說：「未來世中，罽賓國中有我餘法；婆樓迦車國，餘名不滅；頻闍山國，亦復如是。……南方當有行堅固道，……我法當在南方少時」。此中的罽賓，即健陀羅一帶。頻闍山國，即橫互中印南印間的頻闍耶山地。婆樓迦車，又作伽樓迦車，似乎即是南印的羯陵伽。在罽賓等三處以外，又說到南方，就是世間樂見比丘弘法的所在，當然是更在其南。真常論勃興的地點，是南印，或者就在文荼羅一帶，那與楞伽島是僅有一水之隔，大陸上有真常大乘經，楞伽島說的楞伽法門，也就開始流行了。總之，真常論的起自南方，可說是毫無疑問的。推論他的時代，傳說是在正法欲滅的四十年或八十年。古典大抵採取正法五百年說，那就是佛元四百餘年的事。從龍樹曾見《大雲經》而論，世間樂見比丘，大抵與馬鳴同時。在傳說中，馬鳴也是出於「正法之末」。如這樣，世間樂見比丘，約出在西元一世紀。

⁵² 真常唯心論的特色，參見【附錄三】。

⁵³ 律：6. 遵循；取法。《禮記·中庸》：“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。”《左傳·哀公十六年》：“孔子卒，公誅之曰：‘……嗚呼哀哉尼父！無自律。’”杜預注：“律，法也。” 7. 約束。《尉繚子·戰威》：“先廉恥而後刑罰，先親愛而後律其身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三)，p. 952)

⁵⁴ (1) [原書 p. 124 註 18]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3 (大正 12, 384a1–b11)。

《大雲經》說：惡比丘們，「尋共害是持法比丘」⁵⁵。

《央掘魔羅經》也說：「我於爾時，當作比丘，棄捨身命而為作護」⁵⁶。為了護法，要不顧惜自己的身命。

《勝鬘經》中有三大願，也說到捨身命財，「護持正法，於所生身不惜軀命」⁵⁷。如來藏法門所顯出的，就是「扶律談常」，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佛教情況⁵⁸。

2、持戒不殺，禁止肉食

佛法說：不殺生得長壽報。如來藏學派，可能由於「佛壽無量」，「常住不變」，「一切眾生一眾生」的信仰，淨持不殺生戒而徹底禁止肉食。

(1) 肉食的禁止，在聲聞學派與大乘的《般若》、《華嚴》、《大集經》並未提到

肉食，聲聞學派是沒有禁絕的；大乘的《般若》、《華嚴》、《大集經》等，也沒有說

(2)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3〈2 金剛身品〉(大正12, 384a1-5)：

爾時多有破戒比丘，聞作是說，皆生惡心，執持刀杖，逼是法師。是時國王，名曰有德，聞是事已，為護法故，即便往至說法者所，與是破戒諸惡比丘極共戰鬥，令說法者得免危害。……。

⁵⁵ (1) [原書 p. 124 註 19] 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卷5 (大正12, 1100c21-27)。

(2) 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卷5〈37 增長健度〉(大正12, 1100c21-27)：

善男子！法欲滅時，是持法者，一日一夜，六時唱令，告諸眾生：「汝等當共受持正法。」諸惡比丘，聞是語已，心不甘樂，不甘樂故，便作是言：「大德！如是邪法，誰當信受？默然者善。若不默然，當奪汝命。」是持法者，復作是言：「我寧捨命，終不默然。」諸惡比丘，尋共害是持法比丘。

⁵⁶ (1) [原書 p. 124 註 20] 《央掘魔羅經》卷4 (大正2, 542b9-19)。

(2) 《央掘魔羅經》卷4 (大正2, 542b9-19)：

如是，世尊！於未來世正法欲滅八十年時，菩薩摩訶薩說如來常恆不變如來之藏。復作是念：「我說法時多有眾生不能堪忍，我當不說。」爾時，莫令諸善男子聞彼諸難生退轉心，當知善馭莊嚴法乘如如來藏，如來常恆寂靜不變廣宣世間，彼善男子說如來常恆不變如來之藏。我於爾時，當作比丘棄捨身命而為作護。」爾時，眾多帝釋子，若男若女及餘諸天，頂禮佛足而發誓言：「我當作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棄捨身命而為作護。」

⁵⁷ (1) [原書 p. 124 註 21] 《大寶積經》卷119〈勝鬘夫人會〉(大正11, 673c12-16)。

(2) 《大寶積經》卷119 (大正11, 673c12-16)：

爾時勝鬘夫人復於佛前發三弘願：「以茲願力利益無邊諸有情類。第一願者，以我善根，於一切生得正法智。第二願者，若我所生得正智已，為諸眾生演說無倦。第三願者，我為攝受護持正法，於所生身不惜軀命。」

⁵⁸ 參見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p. 276-277：

一、真常論興起的時代，在真常者看來，佛法非常混亂，到了正法欲滅的前夜。所以他標示嚴持淨戒，禁止八大事，特別提到充滿苦行精神的摩訶迦葉頭陀行。真常論者有刻苦的戒行，到後來的《楞伽經》、《涅槃經》，也是如此。古人判為「扶律談常」，確是有所見的。不過，多少流於苦行。《法華經》也受這個思想的影響；在《法華經》〈囑累品〉以後的部分，如常不輕菩薩，如「一切眾生喜見」菩薩的燃身，多少是有點苦行化的。

※按「禁止八大事」，參見【附錄四】。

到。

(2)《大乘入楞伽經》說到幾部如來藏的經典禁止肉食

但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 6（大正 16，624c3-4）說（p. 123）：

「象脇與大雲，涅槃央掘摩，及此楞伽經，我皆制斷肉」。

「象脇」，是《象腋經》。「央掘摩」，是《央掘魔羅經》；魏譯《楞伽經》作「勝鬘」，應該是「指鬘」（央掘摩羅的義譯）的誤寫。

這幾部如來真實常住不變的經典，及唐代出現於中國的《佛頂首楞嚴經》，都嚴格的禁止肉食⁵⁹。

(3) 印度如來藏學派特色，深深影響中國佛教

這是印度如來藏學派的特色（婆羅門教徒，也有嚴持不肉食的），深深的影響了中國佛教。

⁵⁹ 參見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. 277：

二、嚴格的禁斷肉食，與真常論有關。如《大雲經》、《央掘魔羅經》、《楞伽經》、《涅槃經》，以及稍後傳來的《楞嚴經》。這一類典型的真常論，都把禁斷肉食，看為大乘要行之一。《般若》、《大集》、《華嚴》等經，都還沒有特別說到。可以說，禁斷肉食，真常論者的倡導，是大有功績的。

【附錄一】：如來藏說初期主要七部經典—譯者及其年代

	經名	譯者	譯出年代	西元
一	《大方等如來藏經》	法矩	晉惠帝	西元 290-311 年
		佛陀跋陀羅	東晉 元熙二年	西元 420 年
		不空	唐 天寶五年—大曆六年 ⁶⁰	西元 711-746 年
二	《大般涅槃經》	法顯	東晉 義熙十三—十四年	西元 417-418 年
		曇無讖	北涼 玄始十年	西元 421 年
三	《大雲經》	曇無讖	北涼 玄始六年 ⁶¹	西元 417 年
四	《央掘魔羅經》	求那跋陀羅	南宋 元嘉年中	西元 440 年前後
五	《大法鼓經》		南宋 元嘉年中	西元 440 年前後
六	《勝鬘經》		南宋 元嘉十三年	西元 436 年
七	《不增不減經》	菩提流支	元魏 孝昌元年	西元 525 年

(*其餘經典相關出處，參見印順導師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 4 - 6)

⁶⁰ 《釋氏稽古略》卷 3 (大正 49, 826a20-b18) :

不空三藏，籍京北大興善寺，梵名阿目佉跋折羅，華言不空金剛，北天竺婆羅門族。……。天寶五載還京，奉勅權止鴻臚，六載詔入內立壇為帝灌頂，賜號智藏國師，移居淨影寺。……。大曆三年詔空大興善寺建壇。為近侍大臣及諸鎮將帥悉授灌頂。帝親署加號太廣智三藏。大曆六年，空進所譯經凡一百二十卷七十七部。

⁶¹ 《高僧傳》卷 2 (大正 50, 336a19-b6) :

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，自稱為王，聞讖名呼與相見，接待甚厚。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，欲請出經本，讖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，恐言舛於理不許即翻，於是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。時沙門慧嵩道朗獨步河西，值其宣出經藏，深相推重，轉易梵文嵩公筆受，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橫。讖臨機釋滯清辯若流，兼富於文藻辭製華密，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。次譯《大集》、《大雲》、《悲華》、《地持》、《優婆塞戒》、《金光明》、《海龍王》、《菩薩戒本》等六十餘萬言，讖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，還外國究尋，值其母亡遂留歲餘，後於于闐更得經本中分，復還姑臧譯之，後又遣使于闐尋得後分，於是續譯為三十三卷，以偽玄始三年初就翻譯，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襄方竟。

【附錄二】：七部如來藏初期聖典：說法的因緣、說明的內容，經文與導師說明出處對照表

經文出處	導師說明出處
一、《大方等廣如來藏經》	
<p>《大方等如來藏經》卷 1(大正 16, 457a28-c12)：</p> <p>爾時世尊於栴檀重閣，正坐三昧而現神變，有千葉蓮華大如車輪，其數無量，色香具足而未開敷，一切花內皆有化佛，上昇虛空彌覆世界猶如寶帳，一一蓮花放無量光，一切蓮花同時舒榮。佛神力故，須臾之間皆悉萎變，其諸花內一切化佛結跏趺坐，各放無數百千光明，於時此剎莊嚴殊特，一切大眾歡喜踊躍，怪未曾有咸有疑念：「今何因緣，無數妙花忽然毀變？萎黑臭穢甚可惡饜。」</p> <p>爾時世尊，知諸菩薩大眾所疑，告金剛慧：「善男子！於佛法中諸有所疑，恣汝所問。」</p> <p>時金剛慧菩薩知諸大眾咸有疑念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以何因緣，無數蓮花中皆有化佛，上昇虛空彌覆世界，須臾之間皆悉萎變？一切化佛各放無數百千光明，眾會悉見合掌恭敬。」</p> <p>爾時金剛慧菩薩，以偈頌曰：「我昔未曾覩，神變若今日，見佛百千億，坐彼蓮花藏，各放無數光，彌覆一切剎。離垢諸導師，莊嚴諸世界，蓮花忽萎變，莫不生惡饜。今以何因緣，而現此神化？我覩恒沙佛，及無量神變，未曾見如今，願為分別說。」</p> <p>爾時世尊，告金剛慧及諸菩薩言：「善男子！有大方等經名如來藏，將欲演說故現斯瑞，汝等諦聽，善思念之。」咸言：「善哉！願樂欲聞。」</p>	<p>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 156 ：</p> <p>《大方等如來藏經》，現存晉佛陀跋陀羅 Buddhahadra 與唐不空 Amoghavajra 所譯的二本。這部經，受到了《華嚴經》思想的啟發。《華嚴經》初說毘盧遮那 Vairocana 佛的華藏 kusuma-tala-garbha 莊嚴世界海；世界與佛，都住在蓮華上。華藏是蓮華胎藏：蓮華從含苞到開花，蓮實在花內，如胎藏一樣；等到華瓣脫落，蓮臺上的如來（蓮蓬上的蓮子），就完全呈現出來。《如來藏經》就是以蓮華萎落，蓮臺上有佛為緣起，以種種譬喻說明如來藏的。</p> <p>《華雨集第三冊》p. 170 ：</p> <p>《如來藏經》以《華嚴經》的華藏，蓮華萎落而見佛為緣起，說一切眾生有如來藏，如《大方等如來藏經》(大正 16, 457b-c) 說：「一切眾生貪欲、恚、癡諸煩惱中，有如來智，如來眼，如來身，結跏趺坐，儼然不動。……有如來藏常無染污，德相備足，如我無異」。如來藏，不只是在心中，而是在「身內」；不只是如來智慧，而又是如「如來身，結跏趺坐。……(三十二) 德相備足」。</p>

<p>佛言：「善男子！如佛所化無數蓮花忽然萎變，無量化佛在蓮花內，相好莊嚴結加趺坐，放大光明，眾觀希有靡不恭敬。如是善男子！我以佛眼觀一切眾生，貪欲恚癡諸煩惱中，有如來智、如來眼、如來身，結加趺坐儼然不動。善男子！一切眾生雖在諸趣，煩惱身中有如來藏，常無染污、德相備足，如我無異。又善男子！譬如天眼之人觀未敷花，見諸花內有如來身結加趺坐，除去萎花便得顯現。如是善男子！佛見眾生如來藏已，欲令開敷為說經法，除滅煩惱顯現佛性。善男子！諸佛法爾，若佛出世若不出世，一切眾生如來之藏常住不變，但彼眾生煩惱覆故。如來出世廣為說法，除滅塵勞淨一切智。善男子！若有菩薩信樂此法，專心修學便得解脫成等正覺，普為世間施作佛事。」</p>	
<p>《大方等如來藏經》卷 1（大正 16，457b25-459b12）</p> <p>佛言：「……[1]譬如天眼之人觀未敷花，見諸花內有如來身結加趺坐，除去萎花便得顯現。如是善男子！佛見眾生如來藏已，欲令開敷為說經法，除滅煩惱顯現佛性。……[2]譬如淳蜜在巖樹中，無數群蜂圍繞守護。時有一人巧智方便，先除彼蜂乃取其蜜，隨意食用惠及遠近。如是善男子！一切眾生有如來藏，如彼淳蜜在於巖樹，為諸煩惱之所覆蔽，亦如彼蜜群蜂守護。……[3]譬如粳糧未離皮糲，貧愚輕賤謂為可棄，除蕩既精常為御用。……[4]譬如真金墮不淨處，隱沒不現經歷年載，真金不壞而莫能知。……[5]譬如貧家有珍寶藏，寶不能言：「我在於此。」既不自知又無語者，不能開發此珍寶藏，一切眾生亦復如是。……[6]譬如菴羅果內實不壞，種之於地成大樹王。……如來寶藏在無明殼，猶如果種在於核內。……[7]譬如</p> <p>說 明 的 內 容</p>	<p>《如來藏之研究》 pp. 111-112：</p> <p>經文一開始，佛就現神變，象徵了這一法門，如《大方等如來藏經》（大正 16，457b）說：</p> <p>「世尊於栴檀重閣，正坐三昧而現神變：有千葉蓮華，大如車輪，其數無量，色香具足而未開敷，一切花內皆有化佛。……一一蓮花放無量光，一切蓮花同時舒榮。佛神力故，須臾之間，皆悉萎變。其諸花內，一切化佛結加趺坐，各放無數百千光明。……見佛百千億，坐彼蓮花藏」。</p> <p>神變所現的無數蓮華，華內都有化佛。華開了，又萎謝了，一切佛都顯現出來，坐在「蓮華藏」上。這與《華嚴經》的「華藏」相同，「華藏」在唐譯本中，作「華胎」，正是蓮華沒有開以前，華內已有的蓮實。這一神變所表徵的意義，就是眾生身中有佛，經修持而顯現出來。為了開示這一神變的意義，舉九種譬喻：一、萎華有佛；</p>

	<p>有人持真金像，行詣他國經由險路懼遭劫奪，裹以弊物令無識者。此人於道忽便命終，於是金像棄捐曠野，行人踐踏咸謂不淨。得天眼者見弊物中有真金像，即為出之一切禮敬。……[8]譬如女人貧賤醜陋，眾人所惡而懷貴子，當為聖王王四天下；此人不知經歷時節，常作下劣生賤子想。……[9]譬如鑄師鑄真金像，既鑄成已倒置于地，外雖焦黑內像不變，開摸出像金色晃曜。如是善男子！如來觀察一切眾生，佛藏在身眾相具足。</p>	<p>二、蜂群繞蜜；三、糠糲粳糧；四、不淨處真金；五、貧家寶藏；六、穀內果種；七、弊物裹金像；八、貧女懷輪王；九、鑄模內金像。九種譬喻中，萎華有佛，是如來在「華藏」中，也就是名為「如來藏」的根本喻。其他，貧賤女懷輪王，出於《寶積經》。《十地經》的金喻與寶喻，本經共有四喻：不淨處真金，貧家寶藏，弊物裹金像，鑄模內金像，都只表示如來本有，而沒有《十地經》所說的治鍊意義。蜂蜜，糠粳，果種喻，為本經獨有的比喻。這九種譬喻，後代論師——《寶性論》主解說為如來藏為九類煩惱所染，然九喻的共同意義，是在眾生煩惱身中，有清淨如來。</p>
<p>二、大般泥洹經</p>		
<p>說法的因緣</p>	<p>《大般涅槃經》卷1〈1 壽命品〉(大正 12, 365c6-21) 一時佛在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跋提河邊娑羅雙樹間。爾時世尊與大比丘八十億百千人俱，前後圍遶。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，以佛神力出大音聲，其聲遍滿乃至有頂，隨其類音普告眾生：「今日如來、應、正遍知，憐愍眾生，覆護眾生，等視眾生如羅睺羅，為作歸依屋舍室宅。大覺世尊將欲涅槃，一切眾生若有所疑，今悉可問，為最後問。」 爾時世尊於晨朝時，從其面門放種種光，其明雜色，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頗梨、馬瑙，光遍照此三千大千佛之世界，乃至十方亦復如是。其中所有六趣眾生遇斯光者，罪垢煩惱一切消除。是諸眾生見聞是已，心大憂愁，同時舉聲悲啼號哭：「嗚呼慈父，痛哉苦哉。」舉手拍頭捶胸叫喚，其中或有身體戰慄、涕泣、哽咽。」</p>	<p>《華雨集第三冊》pp. 168-169： 經文以釋尊將入涅槃為緣起，而肯定的宣說：「如來是常住法，不變異法，無為之法」(大正 12, 374b)。對聲聞法的無常、苦、無我、不淨，而說：「我者即是佛義，常者是法身義，樂者是涅槃義，淨者是(諸佛菩薩所有正)法義」(大正 12, 377c)。如來具常、樂、我、淨——四德；如來是常恆不變的，遍一切處的，得出如來藏與佛性 buddha-dhātu, buddha-garbha 說，如《大般涅槃經》卷七(大正 12, 407a-b)說： 「佛法有我，即是佛性」。 「我者即是如來藏義；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即是我義」。 如來是常住的，常住是本來如此的，那眾生應有如來性 (tathāgata-dhātu——如來界，與佛性同義)了。如來是遍一切處的，那如來也應存在於眾生中了。</p>
<p>說明</p>	<p>《大般涅槃經》卷2〈1 壽命品〉(大正 12, 374b18-26)：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讚純陀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善男子！汝今</p>	<p>《如來藏之研究》pp. 251-253： 《涅槃經》初分十卷，明確的揭示了如來藏義，如《大般涅槃經》</p>

<p>的內容</p>	<p>已作長壽因緣，能知如來是常住法、不變異法、無為之法。汝今如是善覆如來有為之相，如彼火人，為慚愧故以衣覆身，以是善心生切利天，復為梵王……</p> <p>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〈1 壽命品〉(大正 12, 377b8–29)</p> <p>時諸比丘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不但修無我想，亦更修習其餘諸想，所謂苦想、無常想、無我想。……爾時佛告諸比丘：「……眾生亦爾，為諸煩惱無明所覆，生顛倒心，我計無我、常計無常、淨計不淨、樂計為苦，以為煩惱之所覆故。雖生此想，不達其義，如彼醉人於非轉處，而生轉想。我者即是佛義，常者是法身義，樂者是涅槃義，淨者是法義。……汝等若言，我亦修習無常、苦、無我等想，是三種修，無有實義。我今當說勝三修法，苦者計樂、樂者計苦，是顛倒法。無常計常、常計無常，是顛倒法。無我計我、我計無我，是顛倒法。不淨計淨、淨計不淨，是顛倒法。有如是等四顛倒法，是人不知正修諸法。</p> <p>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5〈4 如來性品〉(大正 12, 395b10–c2)：又解脫者名斷一切有為之法，出生一切無漏善法，斷塞諸道，所謂若我、無我、非我、非無我，唯斷取著，不斷我見，我見者名為佛性，佛性者即真解脫，真解脫者即是如來。又解脫者，名不空空，空空者名無所有，無所有者，即是外道尼犍子等所計解脫，而是尼犍實無解脫，故名空空；真解脫者則不如是，故不空空，不空空者即真解脫，真解脫者即是如來。……解脫亦爾，不可說色及以非色，不可說空及以不空。若言空者，則不得有常樂我淨；若言不空，誰受是常樂我淨者？以是義故，</p>	<p>說：</p> <o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1. 「我者，即是如來藏義；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即是我義」。 2. 「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以佛性故，眾生身中即有十力、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」。 3. 「佛性如是不可思議，(具)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亦不可思議」。 <p>如來藏就是我 <i>ātman</i>，我就是佛性 <i>buddha-dhātu, buddha-garbha, tathāgata-dhātu</i></p> <p>，眾生身中具有如來的十力、三十二相等功德，與初期的如來藏說——《如來藏經》，《央掘魔羅經》，《法鼓經》等，主體是完全一致的。這一富有神我色采的如來藏——佛性說，大乘佛教界，有給以淨化的傾向。如《寶性論》主，約三義解說如來藏；瑜伽 <i>yoga</i> 學者，以真如 <i>tathatā</i> 無差別義解說如來藏；《涅槃經》的後三十卷，也有獨到的解說。淨化如來藏——佛性所有的共同傾向，就是淡化了眾生有真我的色采。《涅槃經》後續的三十卷，也不是同時集出的。如〈病行品〉等五品、〈師子吼菩薩品〉、〈迦葉菩薩品〉，在佛性的解說上，也是對前說加以多少不同的解說。在續出部分集出（或譯出）時，對於初出部分，也可能多少修正補充的。如「三德秘藏」，法顯譯本是沒有的。迦葉菩薩的啟問，法顯譯本也簡略得多。《大般涅槃經》續譯部分，思想極為博雜，不是這裏所能充分討論的，這裏只略論續譯部分，是怎樣的解說「一切眾生悉有佛性」。</p> <p>如來藏，我，佛性，是異名而同一意義。在後三十卷中，值得我們注意的，是不再提到如來藏一詞了！〈師子吼菩薩品〉說：五百梵志難佛說無我：「若無我者，持戒者誰？破戒者誰」？佛說：「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佛性者豈非我耶」，梵志們「聞說佛性即是我故，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」。佛然後告訴他們：「佛性者實</p>
------------	---	--

不可說空及以不空。空者謂無二十五有及諸煩惱、一切苦、一切相、一切有為行，如瓶無酪，則名為空；不空者，謂真實善色、常樂我淨、不動不變，猶如彼瓶，色香味觸，故名不空。是故解脫喻如彼瓶，彼瓶遇緣則有破壞；解脫不爾，不可破壞，不可破壞即真解脫，真解脫者即是如來。

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7〈4 如來性品〉（大正 12，407b9–28）：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我者即是如來藏義。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即是我義。如是我義，從本已來，常為無量煩惱所覆，是故眾生不能得見。……」

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8〈4 如來性品〉（大正 12，410b12–14）：迦葉復言：「佛性如是不可思議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亦不可思議。」

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8〈4 如來性品〉（大正 12，410c13–20）：我身即有佛性種子。若說無我，凡夫當謂一切佛法悉無有我；智者應當分別無我假名不實。如是知己，不應生疑。若言如來祕藏空寂，凡夫聞之，生斷滅見；有智之人應當分別，如來是常、無有變易。若言解脫喻如幻化，凡夫當謂得解脫者即是摩滅；有智之人應當分別，人中師子雖有去來，常住無變。

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7〈11 師子吼菩薩品〉（大正 12，525a12–b6）：善男子！我於一時住尼連禪河，告阿難言：「我今欲洗，汝可取衣及以澡豆。」我既入水，一切飛鳥水陸之屬悉來觀我，爾時復有五百梵志來在河邊，因到我所各相謂言：「云何而得金

非我也；為眾生故，說名為我」。佛性（如來藏）無我而說之為我，只是適應印度神教，誘引計我外道的方便，與《楞伽經》的見解一致。〈迦葉菩薩品〉中，佛說五陰無常無我，外道弟子都心生恐怖，不信受佛的教說。但佛「為諸大眾說有常樂我淨之法」，外道弟子們就捨外道而信佛了。佛說常樂我淨，自有如來涅槃不空的意義，但說常樂我淨，確有適應世俗神教的意趣。

	<p>剛之身？若使瞿曇不說斷見，我當從其啟受齊法。」善男子！我於爾時以他心智，知是梵志心之所念，告梵志言：「云何謂我說於斷見？」彼梵志言：「瞿曇先於處處經中說諸眾生悉無有我。既言無我，云何而言非斷見耶？若無我者，持戒者誰？破戒者誰？」佛言：「我亦不說一切眾生悉無有我，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佛性者豈非我耶？以是義故，我不說斷見。一切眾生不見佛性故，無常、無我、無樂、無淨，如是則名說斷見也。」時諸梵志聞說佛性即是我故，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尋時出家修菩提道。一切飛鳥水陸之屬亦發無上菩提之心，既發心已，尋得捨身。善男子！是佛性者實非我也，為眾生故說名為我。</p> <p>善男子！如來有因緣故，說無我為我，真實無我，雖作是說，無有虛妄。善男子！有因緣故，說我為無我，而實有我。為世界故，雖說無我，而無虛妄。佛性無我，如來說我，以其常故。如來是我，而說無我，得自在故。</p>	
<p>三、《大雲經》（《大方等無想經》）</p>		
<p>說 法 的 因 緣</p>	<p>《大雲經》卷 1〈1 大眾健度〉（大正 12，1080c26–1081a25）</p> <p>爾時，一切大眾悉共受持清淨戒行，樂欲聽受大乘經典，恭敬大乘、擁護大乘；呵責、誹謗大乘經者，見有受持，恭敬供養。爾時，大雲密藏菩薩摩訶薩，即從坐起，偏袒右肩，為佛作禮，長跪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諸大眾，咸有疑心。我今欲問，唯願聽許。」</p> <p>佛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善男子！我今能破此眾疑心，恣汝所問。」</p> <p>大雲密藏菩薩言：「世尊！菩薩摩訶薩，云何修行得陀羅尼？云何能得大海三昧？云何能解諸佛實語？云何得知具足法</p>	<p>《如來藏之研究》pp. 116–117：</p> <p>《大雲經》——《大方等無想經》：經上簡略的說到：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其性無盡。……令諸眾生明見佛性，得見如來常樂我淨」</p>

<p>味？云何得見微密之藏？云何得入安隱之處，亦得覩見如來常住？云何能得如來寶藏，永斷眾生貧窮困苦？云何能解諸佛如來甚深之義？云何能到諸佛如來大海彼岸？云何菩薩得入諸佛如來境界？云何菩薩護持諸佛所有幻法？云何菩薩得如來法，得已能說？云何能知一切法界？云何得佛日身、月身、彗星之身？云何得盡如來邊際？云何能得諸佛淨業？云何逮得如來所行？云何得佛甚深淨池？云何得佛分陀利華？云何得佛自在之力？云何能得諸佛財貨？云何能見如來實相？云何見佛常住不變？云何能得如來金色？云何菩薩得佛法王？云何能得金剛法身？云何得佛常身常聲？云何菩薩得到如來所安之處，而無妄想？云何見於諸佛如來常樂我淨，而非惡見？云何如來真實生身、真實法身？云何如來金剛之身、破壞雜身？云何見壞身而名為真見？云何如來身不名為血肉筋骨所成立，若有如是身？……</p>	
<p>說明的內容</p> <p>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卷 1〈1 大眾健度〉(大正 12, 1082c8-21)：「善男子！善哉善哉！聲聞、緣覺未曾得聞是一字義，汝今欲令彼得聞故，故發是問。諦聽諦聽！善思念之！吾今為汝分別解說。有大方等甘露經王，開大寶藏賑給貧窮，啟發諸佛功德之藏。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其性無盡，昔來隱蔽，今欲顯示。諸佛如來，然大慧燈，令諸眾生，了了明見。善男子！吾將欲說，汝便發問，副汝昔來所發誓願。」</p> <p>大雲密藏菩薩摩訶薩言：「世尊！我從昔來實無此願，乃是世尊大慈愍事神通力故，為度眾生令我發問，欲破眾生貧窮困苦，令諸眾生意無盡故。如來今說，則能消滅一切眾生無明大闇，得智慧寶，令諸眾生明見佛性，得見如來常樂我淨。」</p>	<p>《如來藏之研究》p. 5：</p> <p>《大雲經》，或名《無想經》，曇無讖所譯。現存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六卷，分三十七健度。別有《大雲無想經》卷九，一卷。《大雲經》中，說到了「常樂我淨」與「佛性」</p>

	<p>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卷 5〈37 增長健度〉(大正 12, 1101b16–1105c18)</p> <p>大雲密藏菩薩言：「世尊！若有菩薩，安住如是深進大海水潮三昧，成就無量無邊功德，非是聲聞、緣覺所知。……善男子！善哉善哉！實如所言！善男子！譬如大海，總攝一切諸河泉流，此《大雲經》亦復如是，總攝一切無量經典。復次，善男子！若諸經典，有如是等無著三昧，當知彼經，已為攝在此經典中。一切聲聞、辟支佛等所得三昧，比此三昧，不可為喻。何以故？聲聞、緣覺，無常、無我、無樂、無淨；無著三昧，廣開如來常樂我淨，無有變易，是故此二，不得相喻。……善男子！譬如深汪，其水渾濁，中有寶珠，人所不見。有人唱言：「此濁水中，有大寶珠！」眾人聞已，競共求覓，或得瓦石、沙礫、草木，然無有能得真寶者。以不得故，便言虛妄。復更有人，善知方便，以無價珠，置之濁水，水即為清，眾人因是悉見真寶。善男子！聲聞、緣覺不解如是三昧力故，說言：「如來無常、無樂、無我、無淨，空無所有。」不知如來，常恆不變，輪轉生死。菩薩摩訶薩，住是三昧，善解如來所有密語，是故以此無價寶珠，喻於三昧。善男子！若男若女，欲見如來常恆不變，應當修習如是三昧。菩薩摩訶薩，住是三昧，則見如來常恆不變，解脫亦爾。</p>	
<p>四、《央掘魔羅經》</p>		
<p>說法的</p>	<p>《央掘魔羅經》卷 1 (大正 2, 512b16–513c20)</p> <p>舍衛城北去城不遠，彼處有村村名薩那，有一貧窮婆羅門女名跋陀羅，女生一子，名一切世間現，少失其父，厥年十二，色、</p>	<p>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p. 156–157：</p> <p>《央掘魔羅經》，也是求那跋陀羅譯的。《雜阿含經》中，央掘魔羅——鴛瞿利摩羅 <i>Āṅgulimāla</i> 執劍追殺釋尊，怎麼也追不上，於是口</p>

因緣	<p>力、人相具足第一，聰明辯慧微言善說。復有異村名頗羅呵私，有一舊住婆羅門師，名摩尼跋陀羅，善能通達四毘陀經。時，世間現從其受學，謙順恭敬盡心供養，諸根純熟所受奉持。爾時，彼師暫受王請，留世間現守舍而去。婆羅門婦年少端正，見世間現即生染心，忽忘儀軌前執其衣。時，世間現白彼婦言：「仁今便為是我之母，如何尊處而行非法？」內懷愧悚捨衣遠避。爾時，彼婦欲心熾盛泣淚念言：「彼見斷絕不隨我意，若不見從要斷其命，不使是人更餘婚娶。」即以指爪自畫其體，姪亂彌熾自燒成病，行女人諂莊嚴其身，以繩自繫足不離地。時，摩尼跋陀事畢還家，見婦自懸以刀截繩，高聲大叫而問之言：「誰為此事？」時，婦答言：「是世間現欲行非法，強見陵逼作如是事。」</p> <p>摩尼跋陀先知其人大德力，即思惟言：「彼初生日，一切剎利所有刀劍悉自拔出，利劍卷屈墜落于地，令諸剎利皆大恐怖。其生之日有如此異，當知是人大德力。」思惟是已，語世間現：「汝是惡人毀辱所尊，汝今非復真婆羅門，當殺千人可得除罪。」世間現稟性恭順，尊重師教即白師言：「嗚呼和上！殺害千人非我所應。」師即謂言：「汝是惡人，不樂生天作婆羅門耶？」答言和上：「善哉奉命！即殺千人，還禮師足。」師聞見已生希有心：「汝大惡人故不死耶？」復作念言：「今當令死。」而告之言：「殺一人，一一取指，殺千人已取指作鬘冠首而還，然後得成婆羅門耳。」以是因緣名央掘魔羅，即白師言：「善哉和上！受教。」即殺千人少一。</p> <p>爾時，央掘魔母念子當飢，自持四種美食送往與之。子見母已作是思惟：「當令我母得生天上。」即便執劍欲前斷命。</p>	<p>呼「住！住」！釋尊對他說：「我常住耳，汝自不住」。在大乘如來常住思想中，也就以此為緣起，宣說如來常住的如來藏法門。</p>
----	--	--

	<p>去舍衛國十由旬少一丈，於彼有樹名阿輸迦。爾時，世尊以一切智，如是知時如鴈王來。央掘魔羅見世尊來，執劍疾往作是念言：「我今復當殺是沙門瞿曇。」爾時，世尊示現避去。時，央掘魔羅而說偈言：</p> <p>「住住大沙門，白淨王太子，我是央掘魔，今當稅一指。住住大沙門，無貪染衣士，我是央掘魔，今當稅一指。……」</p>	
<p>說 明 的 內 容</p>	<p>《央掘魔羅經》卷 1 (大正 2, 513c23-520a27)：</p> <p>住住央掘魔，汝當住淨戒，我是等正覺，輸汝慧劍稅，我住無生際，而汝不覺知；汝央掘魔羅，我是等正覺，今當輸汝稅，無上善法水，汝今當速飲，永除生死渴。住住央掘魔，汝當住淨戒，我是等正覺，輸汝慧劍稅，我住於實際，而汝不覺知；汝央掘魔羅，我是等正覺，今當輸汝稅，無上善法水，汝今當速飲，永除生死渴。……</p> <p>《央掘魔羅經》卷 4 (大正 2, 539c3-540a6)：</p> <p>「我已稱說道，憂悲毒刺拔，汝等應當作，如來之所說。」</p> <p>我說道者，說何等道？道有二種，謂聲聞道及菩薩道。彼聲聞道者，謂八聖道；菩薩道者，謂一切眾生皆有如來藏我。次第斷諸煩惱得佛性，不動快樂甚可愛樂，若不斷者恒輪轉生死。</p> <p>「我已稱說道，憂悲毒刺拔」，憂悲者謂煩惱義，拔刺者謂如來。我斷除無量煩惱，為大醫王，汝等當從我受，我當示汝如來之藏。「汝等應當作」者，隱覆說義。「如來之所說」者，此生欺誑汝欺誑汝。佛出世間如優曇鉢華，得信猶如恒沙金粟，亦如盲龜值浮木孔，如是遇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如來藏經，不以生死壽果欺誑汝等，自度一切有及一切煩惱病，是故言「如</p>	<p>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p. 319：</p> <p>《央掘魔羅經》也說：「一切眾生，皆有如來藏我」。眾生即如來藏，佛在迷即成眾生，眾生在悟即是如來。因此，如來藏與我義一致。如來藏為煩惱所蓋覆時，近於小我，如離去煩惱，即成為大我，大我與小我的本體是無差別的。也就因為這樣，佛說如來藏，才能攝引「畏無我句」的計我外道，歸信佛法。</p>

	<p>來之所說」。</p> <p>……如來藏義若自性清淨意，是如來藏勝一切法，一切法是如來藏，所作及淨信意法，斷一切煩惱故，見我界故。</p>	
<p>五、《大法鼓經》</p>		
<p>說法的因緣</p>	<p>《大法鼓經》卷 1(大正 9, 290c10–21)：</p> <p>爾時，波斯匿王從臥而起，作是思惟：「我今應往至世尊所。」念已即行，擊鼓吹貝，往詣佛所。</p> <p>爾時，世尊知而故問：「阿難！以何等故，有鼓貝聲？」</p> <p>阿難白佛言：「波斯匿王來詣佛所，是其擊鼓吹貝之聲。」</p> <p>佛告阿難：「汝今亦應擊大法鼓，我今當說大法鼓經。」</p> <p>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大法鼓經名，我未曾聞。以何等故，名大法鼓經？」</p> <p>佛告阿難：「汝何由[如>知]？是諸來會大菩薩等悉不能知此大法鼓經六字名號，何況於汝而得聞知？」</p> <p>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未曾有也。此法名號真實難知。」</p> <p>「如是，阿難！實爾不異。阿難！此大法鼓經，世間希有，如優曇鉢華。」</p>	<p>《如來藏之研究》 p. 117：</p> <p>《大法鼓經》：以波斯匿王 Prasenajit 的擊鼓見佛為緣起，可說是《法華經》的如來藏化。</p> <p>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 p. 156：</p> <p>《大法鼓經》與《法華經》有關：《法華經》初說「會三歸一」，二乘同得佛智慧——一乘 ekayāna；說實相與《般若經》相近。但「開跡顯本」，涅槃了的多寶 Prabhūtaratna 佛塔涌現在空中；釋尊自說「我成佛以來甚大久遠，壽命無量阿僧祇劫，常住不滅」；三變淨土；十方受化菩薩來集，意味著如來 tathāgata 常住。</p>
<p>說明的內容</p>	<p>《大法鼓經》卷 1(大正 9, 291a17–291b3)：</p> <p>佛告阿難：「波斯匿王擊鼓戰時，非彼一切聞鼓聲喜。有怯弱者，聞而恐怖，若死近死。如是，阿難！此大法鼓經名，是二乘之人不信法門。……爾時，世尊告大迦葉：「此諸比丘清淨純一，真實強力離諸糟糠，堪任聞此大法鼓經不？」……佛告迦葉：「今此會眾雖復一切清淨純一，然於隱覆之說有不善解。」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名為隱覆之說？」</p> <p>佛告迦葉：「隱覆說者，謂言如來畢竟涅槃，而實如來常住不</p>	<p>《如來藏之研究》 p. 117：</p> <p>從「眾生和合施設」說起，說到眾生 sattva 的不增不減。不減，所以「眾生般涅槃者，為有盡耶？為無盡耶？佛告迦葉：眾生無有盡」；「般涅槃者，悉皆常住」。又說：「佛性無量相好莊嚴照明」；「如來之性，淨如滿月」；「彼眾生界無邊淨明」；「一切眾生有如來藏，一性、一乘」。眾生是和合施設的，而眾生界 sattva-dhātu 與如來界(性)一致，富有犢子部 Vātsīputrīya 所說，我假施設而有不可說我的意</p>

<p>滅，般涅槃者非毀壞法。此修多羅離覆清淨，明顯音聲，百千因緣，分別開示。是故，迦葉！當更觀察此諸大眾。」</p> <p>《大法鼓經》卷 2 (大正 9, 297a27-b22)： 今當為汝更說譬喻，如四種眾生界隱覆譬喻，所謂膚譬覆眼、重雲隱月、如人穿井、瓶中燈焰，當知此四有佛藏因緣。</p> <p>[1]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無量相好，莊嚴照明，以彼性故，一切眾生得般涅槃。……</p> <p>[2]……若離一切煩惱雲覆，如來之性淨如滿月。</p> <p>[3]……值遇諸佛聲聞緣覺，修習善行，掘煩惱土，得如來性水。</p> <p>[4]……若離一切諸煩惱藏，彼如來性煩惱永盡，相好照明施作佛事，如破瓶燈眾生受用。……</p> <p>如此四種譬喻因緣，如我有眾生界。當知一切眾生，皆亦如是，彼眾生界無邊明淨。</p> <p>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一切眾生有如來藏一性一乘者，如來何故說有三乘——聲聞乘、緣覺乘、佛乘？」</p> <p>《大法鼓經》卷 1 (大正 9, 294c14-20)： 迦葉白佛言：「眾生般涅槃者，為有盡耶？為無盡耶？」佛告迦葉：「眾生無有盡也。」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眾生不盡？」佛告迦葉：「若眾生盡者，應有損減，此修多羅則為無義。是故，迦葉！諸佛世尊般涅槃者，悉皆常住。以是義故，諸佛世尊般涅槃者，然不磨滅。」</p>	<p>味。</p> <p>《如來藏之研究》p. 134： 《大法鼓經》也說：「若勤方便，除煩惱垢，爾乃得我」。「常住安樂，則必有我」。「彼眾生界，無邊淨明」。《央掘魔羅經》說：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藏我。……斷一切煩惱，故見我界」。可見我與我界，眾生與眾生界，都就是如來藏、如來界（性）、佛藏、佛性的異名。這是如來藏法門的根本論題，是生死與涅槃的主體；是迷成生死、悟成如來的迷悟所依；是證見的內容。這樣的如來藏我說，在佛法中，的確是初期大乘所不曾見過的。</p> <p>《如來藏之研究》pp. 162-163： 《法鼓經》說：「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無量相好莊嚴照明。……諸煩惱藏覆如來性，性不明淨，若離一切煩惱雲覆，如來之性淨如滿月。……若離一切諸煩惱藏，彼如來性煩惱永盡，相好照明，施作佛事」。如來藏的種種譬喻，說明如來 tathāgata 或法身 dharma-kāya，在煩惱中就是眾生如來藏；眾生的如來藏，如離卻煩惱，就名為如來或法身。從如來常住，說到眾生本來如此，說一切眾生有佛性——佛界，佛藏 buddha-garbha，一切眾生有如來藏或如來界（如來性 tathāgata-dhātu）。肯定的說：佛與眾生的體性，是無二無別的，只是在纏與出纏而已。</p>
<p>六、《勝鬘獅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</p>	
<p>說 法</p> <p>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卷 1 (大正 12, 217a7-b22)： 時，波斯匿王及末利夫人信法未久，共相謂言：「勝鬘夫人是</p>	<p>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 157： 勝鬘 Śrīmālā 出嫁到阿踰陀 Ayodhyā，說一乘、如來藏法門。阿踰陀</p>

<p>的 因 緣</p>	<p>我之女，聰慧利根，通敏易悟，若見佛者必速解法，心得無疑。宜時遣信，發其道意。」夫人白言：「今正是時。」王及夫人與勝鬘書，略讚如來無量功德，即遣內人名旃提羅，使人奉書至阿踰闍國，入其宮內敬授勝鬘。勝鬘得書歡喜頂受，讀誦受持，生希有心，……爾時，勝鬘及諸眷屬，頭面禮佛，佛於眾中即為受記……</p>	<p>為笈多王朝的文化發達地區，無著傳出《瑜伽師地論》，就在此地。《勝鬘經》分十四章，說到如來藏與生滅識的關係。</p>
<p>說 明 的 內 容</p>	<p>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卷 1 (大正 12, 221c13-23) : 世尊！如來藏智是如來空智。世尊！如來藏者，一切阿羅漢、辟支佛、大力菩薩，本所不見，本所不得。 世尊！有二種如來藏空智。 世尊！空如來藏，若離、若脫、若異一切煩惱藏。 世尊！不空如來藏，過於恆沙不離、不脫、不異、不思議佛法。……</p> <p>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卷 1 (大正 12, 222b5-c7) : 世尊！生死者依如來藏，以如來藏故，說本際不可知。世尊！有如來藏故說生死，是名善說。世尊！生死，生死者，諸受根沒，次第不受根起，是名生死。世尊！死生者，此二法是如來藏。世間言說故，有死有生，死者謂根壞，生者新諸根起，非如來藏有生有死。如來藏者離有為相，如來藏常住不變。是故如來藏，是依、是持、是建立。世尊！不離、不斷、不脫、不異、不思議佛法。世尊！斷脫異外有為法依持、建立者，是如來藏。……世尊！如來藏者，是法界藏、法身藏、出世間上上藏、自性清淨藏。此性清淨如來藏，而客塵煩惱、上煩惱所染，不思議如來境界。何以故？剎那善心非煩惱所染；剎</p>	<p>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 pp. 172-173 : 「世尊！有二種如來藏空智。世尊！空如來藏，若離、若脫、若異一切煩惱藏。世尊！不空如來藏，過於恆沙不離、不脫、不異不思議佛法」。</p> <p>空如來藏 <i>sūnya-tathāgata-garbha</i>，指覆藏如來的一切煩惱，煩惱與如來藏是別異的，可離的，不相應的，如寶珠上的塵垢一樣。覆藏如來的煩惱是空的，並非說如來藏是空的。</p> <p>不空如來藏 <i>asūnya-tathāgata-garbha</i>，指與如來藏不離不異的不思議佛法，也就是與如來藏相應的（稱性）功德；這是不可說空的。依《勝鬘經》意：如來藏為煩惱所覆（煩惱是生死根本）而成生死，與清淨功德相應而顯出法身，如來藏已成為迷悟、染淨的依止。</p>

	<p>那不善心亦非煩惱所染。煩惱不觸心，心不觸煩惱，云何不觸法，而能得染心？世尊！然有煩惱，有煩惱染心，自性清淨心而有染者，難可了知。唯佛世尊！實眼實智，為法根本、為通達法、為正法依，如實知見。……</p>	
<p>七、《不增不減經》</p>		
<p>說 法 的 因 緣</p>	<p>《佛說不增不減經》卷 1 (大正 16, 466a16-21)： 爾時慧命舍利弗，於大眾中即從坐起，前至佛所，到已頂禮佛足，退坐一面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一切眾生從無始世來，周旋六道，往來三界，於四生中輪迴生死，受苦無窮。世尊！此眾生聚、眾生海，為有增減？為無增減？此義深隱，我未能解。若人問我，當云何答？」</p>	<p>【佛說本經的因緣。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，聖眾集會席上，慧命舍利弗首先問及由無始以來輪回於六道、流轉於三界的眾生是否有所增減。】</p>
<p>說 明 的 內 容</p>	<p>《佛說不增不減經》卷 1 (大正 16, 466b28-46a21)： 復次舍利弗！此諸眾生依於滅見復起三見，此三種見與彼滅見不相捨離猶如羅網。何謂三見？一者斷見，謂畢竟盡；二者滅見，謂即涅槃；三者無涅槃見，謂此涅槃畢竟空寂。舍利弗！此三種見，如是縛、如是執、如是觸，以是三見力因緣故，展轉復生二種邪見，此二種見與彼三見，不相捨離猶如羅網。何謂二見？一者無欲見，二者畢竟無涅槃見。…… 爾時，慧命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者是一界？而言一切愚癡凡夫，不如實知彼一界故、不如實見彼一界故，起於極惡大邪見心，謂眾生界增、謂眾生界減。」……舍利弗！甚深義者即是第一義諦，第一義諦者即是眾生界，眾生界者即是如來藏，如來藏者即是法身。舍利弗！如我所說法身義者，過於恒沙，不離不脫、不斷不異不思議佛法如來功德智慧。」</p>	<p>《如來藏之研究》 pp. 133-134： 《不增不減經》，就是依眾生界而立論的，如經（大正 16, 467b）說：「不離眾生界有（如來）法身，不離法身有眾生界；眾生界即法身，法身即眾生界。舍利弗！此二法者，義一名異」。與眾生界同義的法身 dharma-kāya，依經上說：法身隨生死流，名為眾生；修菩提行，名為菩薩；離一切煩惱苦迫而得自在，名為如來。「此三種法，皆真實、如、不異、不差」，也就是從眾生界——我的立場，說眾生、菩薩、如來法身的無二無別。 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 pp. 401-402： 《不增不減經》，說到眾生與如來的關係：眾生界 sattva-dhātu 就是如來藏，如來藏就是法身 dharma-kāya。法身（如來藏）在生死流轉中，名為眾生；發心修菩提行，名為菩薩；如出離一切障礙，就是如來。這樣，眾生有如來藏，就有如來法身，常住不變，如來與眾</p>

《佛說不增不減經》卷 1 (大正 16, 467b11-c14) :

復次舍利弗！即此法身，離一切世間煩惱使纏，過一切苦，離一切煩惱垢，得淨得清淨，住於彼岸清淨法中，到一切眾生所願之地，於一切境界中究竟通達，更無勝者；離一切障、離一切礙，於一切法中得自在力，名為如來、應、正遍知。是故舍利弗！不離眾生界有法身，不離法身有眾生界；眾生界即法身，法身即眾生界。舍利弗！此二法者，義一名異。復次舍利弗！如我上說，眾生界中亦三種法，皆真實如，不異不差。何謂三法？一者如來藏本際相應體及清淨法，二者如來藏本際不相應體及煩惱纏不清淨法，三者如來藏未來際平等恒及有法。

[1]舍利弗當知，如來藏本際相應體及清淨法者，此法如實不虛妄，不離不脫智慧清淨，真如法界不思議法，無始本際來，有此清淨相應法體。舍利弗，我依此清淨真如法界，為眾生故，說為不可思議法自性清淨心。

[2]舍利弗當知，如來藏本際不相應體及煩惱纏不清淨法者，此本際來離脫不相應煩惱所纏不清淨法，唯有如來菩提智之所能斷。舍利弗！我依此煩惱所纏不相應不思議法界，為眾生故，說為客塵煩惱所染自性清淨心不可思議法。

[3]舍利弗當知，如來藏未來際平等恒及有法者，即是一切諸法根本，備一切法、具一切法，於世法中不離不脫真實一切法，住持一切法、攝一切法。

舍利弗！我依此不生不滅常恒清涼不變歸依不可思議清淨法界，說名眾生。所以者何？言眾生者，即是不生不滅常恒清涼不變歸依不可思議清淨法界等異名，以是義故，我依彼法說

生的界性，是沒有差別的。約在纏、出纏說，有眾生、菩薩、如來等名字；如約體性說，眾生就是如來。說得徹底些，眾生本來是佛。這是如來藏、我，在契經中的本義。

《不增不減經》說：「法身即眾生界」；「依此清淨真如、法界，為眾生故，說為不可思議法自性清淨心」。《經》約真如 tathatā，法界 dharma-dhātu 來解說眾生界與法身；為什麼又要說為不可思議自性清淨心呢？自性清淨心 prakṛti-prabhāsvara-citta，就是心性本淨。「為眾生故」，在四悉檀中是「為人生善悉檀」。佛法（第一義）太深了，眾生每「自卑」、「懈怠」，覺得這不是自己所能修學的，所以「為眾生故」，說眾生有如來藏，如來藏就是本清淨心。心本清淨（有「光明」的意義），眾生這才覺得易學易成，激發向上希求的精進。所以，「為眾生故」說自性清淨心，雖不了義，卻富有啟發鼓勵的作用。如來藏自性清淨，但在眾生位中，為貪瞋癡等煩惱所染汙，與經說的「心性本淨，為客塵所染」，意趣相同，所以《勝鬘經》等，如來藏與自性清淨心，也就合而為一了。「為眾生故」，說自性清淨心；「開引計我諸外道故，說如來藏」。類似神教的真我、真心，部分的經師、論師，多少加以淨化，但深受印度神教影響的，一分重信仰、重修行、重神秘的佛弟子，卻如貧人得寶藏一樣，正為這一法門而努力。

【佛陀首先斷定「眾生界有增、有減」均是錯誤的說法，並言我在世時無此謬說，但在我滅後過五百年左右，有現沙門形但卻無沙門德行者出現於世，主張如是增見、減見。而產生此種謬說的原因，乃因依據不了義經、遠離空見、不知如來所證的初發心等理由之故。更進而將此等二見細分之，減見有斷見、滅見、無涅槃見等三見；

	名眾生。	增見有涅槃始生見、無因無緣忽然而有見，並說明之。最後總結於「此二種見依止一界，同一界合一界，一切愚癡凡夫不如實知彼一界故，不如實見彼一界故，起於極惡大邪見心，謂眾生界增，謂眾生界減。」 【大正 16，466c29-467a3】
--	------	--

【附錄三】：真常唯心論的特色

請參見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p. 276–279：

- 一、真常論興起的時代，在真常者看來，佛法非常混亂，到了正法欲滅的前夜。所以他標示嚴持淨戒，禁止八大事，特別提到充滿苦行精神的摩訶迦葉頭陀行。真常論者有刻苦的戒行，到後來的《楞伽經》、《涅槃經》，也是如此。古人判為「扶律談常」，確是有所見的。不過，多少流於苦行。《法華經》也受這個思想的影響；在《法華經·囑累品》以後的部分，如常不輕菩薩，如「一切眾生喜見」菩薩的燃身，多少是有點苦行化的。
- 二、嚴格的禁斷肉食，與真常論有關。如《大雲經》、《央掘魔羅經》、《楞伽經》、《涅槃經》，以及稍後傳來的《楞嚴經》。這一類典型的真常論，都把禁斷肉食，看為大乘要行之一。《般若》、《大集》、《華嚴》等經，都還沒有特別說到。可以說，禁斷肉食，真常論者的倡導，是大有功績的。
- 三、真常論是一貫的不滿性空的。如《勝鬘經》說：「空亂意眾生非其境界」。《法鼓經》不斷的說到：「諸不了義空相應經」。「諸摩訶衍經，多說空義。佛告迦葉：一切空經是有餘說，唯有此經是無上說」。《不增不減經》說：「依於滅見，復起三見：一者斷見，謂畢竟盡；二者滅見，謂即涅槃；三者無涅槃見，謂此涅槃畢竟空寂」。《央掘魔羅經》說：「不知如來隱覆之說，謂法無我」。又針對文殊的宣說大空，說「如來實不空」。總之，真常論是一貫地批評空的，而一切性空的大乘經，卻沒有指責真常；真常經的後於性空經，顯然易見。所以印度的三期佛教，先性空而後真常，是依大乘經的，又是依思想的盛行說的。所以龍樹時已偶見真常經，這並不妨三期佛教的分判。同時，如從論典去看，性空論也要比真常唯心論早得多。
- 四、他不滿意一切空，於是乎要說有空有不空。他們解說的空義，是：《央掘魔羅經》說：「出離一切過，故說解脫空」。《勝鬘經》也說：「空如來藏，若離若脫若異煩惱藏」。這都是從如來的本性清淨，不受雜染所染的見地去解說。他們要說真實不空，這不空的是法身，是勝義，是涅槃，是如來藏，如《央掘魔羅經》說：「有異法是空，有異法不空；……如來真解脫，不空亦如是」。這顯示真實的勝義不空，不像虛妄唯識者，專在依他起法上辨論空不空。他的不空，是所謂妙有，不是幻有、妄有。反之，在這絕端的真常論中，世間是虛偽的，一切是空的。《勝鬘經》說：「滅諦離有為相，離有為相者是常，常者非虛妄法」；「如來藏離有為相」；「斷、脫、異、外有為法」。這有為法，就是空如來藏之所以空的。他容許一切皆空者的空是世俗諦空，是有為法空，而以為出世勝義是不空，這顯然是俗妄真實的體系。他與虛妄唯識者，本來循著不同的路向而說不空。
- 五、他是究竟一乘的。在真常的體系中，聲聞乘沒有真涅槃，是方便說，是「向涅槃道」。真涅槃，是如來藏出纏的真法身；這是聲聞緣覺所從來不曾知道的。所以聲聞非皈依處，究竟唯是一乘。這究竟一乘說，與一切眾生有佛性的見地相合，成為後期佛教的時代思潮，這又顯然與虛妄唯識者的本義不合。再說他的根本論題：這些經典的目的，在說明「如來常住不變」。《寶性論》說：「法身遍無差，皆實有佛性」兩句，很可以作為思想的根本（佛性論的三如來藏，也是演繹此義的）。本

來，「色身無邊，威力無邊，壽命無邊」的佛陀觀，從大眾系的闡揚以來，確乎早已成立但這有色有。

【附錄四】：禁止八大事

《大方等無想經》卷5〈37 增長健度〉（大正12，1099b22-c13）：

復次，天子！未來之世，法欲滅時，我四部眾，薄福少智，不知厭足，退失善根，貧於法財。無心親近佛、法、僧寶，為衣食故剃頭染衣，其心麁穢，如禿居士，

- 1、畜養奴婢、金銀、珍寶、錢財、珂貝、琉璃、頗梨，
- 2、貯聚穀米、牛馬畜生、田宅、屋舍。雜色臥具，
- 3、食肉嗜味，背捨諸佛，
- 4、成就十六不善律儀。
- 5、親近國王、大臣、長者，
- 6、受使隣國，通致信命。
- 7、受人供養，反生惡心。
- 8、成就一切非沙門法、非婆羅門法。

天子！如是惡世、惡比丘時，爾時我當有一弟子，持戒清淨，少欲知足，如大迦葉，善能教化，閻浮提內，我弟子中習行惡者。說真正語，不惜身命，廣開如來深密祕藏，讚嘆持戒行頭陀者，成就具足波羅提木叉。稱美知足，糞掃衣服，廣為惡人，說如是言：「諸大德！世尊不聽受畜一切不淨之物，貪味食肉。如來常讚持淨戒者，呵責毀禁。大德！汝今若不受我語者，我有大力勢，能相降伏。」我此弟子，福德力故，咸令一切，信伏無違。何以故？是人已曾親近無量諸佛世尊，廣修慈悲，貪樂大乘，護正法故。尊，廣修慈悲，貪樂大乘，護正法故。